新論

珩璜

猗覺寮雜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璜珩論

孔平仲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寶顏堂祕笈唐宋叢書學海類編墨海金壺珠叢別錄皆收有此書唐宋本作孔氏雜說與說海本皆摘錄不全寶顏本卷二有殘闕墨海珠叢二本亦少六條學海本獨完故據以排印

珩璜新論提要

珩璜新論一卷。宋孔平仲撰。平仲字毅甫。一作義甫。清江三孔之一也。治平二年進士。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黨籍。安置英州。崇寧初。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奉祠以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一曰孔氏雜說。然吳曾能改齋漫錄引作雜說。而此本卷末有淳熙庚子吳興沈詵跋。稱渝川丁氏刊版已名珩璜論。則宋時原有二名。今刊本皆題雜說。而鈔本皆題珩璜新論。蓋各據所見本也。是書皆考證舊聞。亦間託古事以發議。其說多精核可取。蓋清江三孔在元祐寧之間。皆卓然以文章名。非言無根柢者可比也。卷末附錄雜說七條。在詵跋之前。皆此本所佚。疑爲詵所補鈔。今併附入。以成完書。至珩璜之名。詵已稱莫知所由。又以或人碎玉之解爲未是。考大戴禮載曾子曰。君子之言可貫而佩。珩璜皆貫而佩者。豈平仲本名雜說。後人推重其書。取貫佩之義。易以此名歟。考平仲與同時劉安世、蘇軾、南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與軾不協於程子。栗與仲友不協於朱子。講學家遂皆以寇讎視之。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雖均一賢者。意見不必相符。論者但當據所爭之一事。斷其是非。不可因一事之爭。遂斷其終身之賢否。韓琦富弼不相能。不能謂二人之中有一小人也。因其一事之忤程朱。遂併其學問文章德行政事一概斥之不道。是何異佛氏之法。不問其人之善惡。但皈五戒者有福。謗三寶者有罪乎。

安世與軾炳然與日月爭光講學家百計詆排終不能滅其著述平仲則惟存本集談苑及此書粟惟存周易經傳集解一書仲友惟存帝王經世圖譜一書援寡勢微鑠於衆口遂俱在若存若亡閒實抑於門戶之私非至公之論今仍加甄錄以持其平若沈繼祖之梼杌林集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尚可排緝成帙以其人不足道而又與朱子爲難則棄置不錄以昭褒貶凡以不失是非之眞而已

珩璜新論卷之一

宋　臨江孔平仲毅父撰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辛京果、戴休顏、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張嘉貞、宇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爲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楨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兩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李翺父名楚金。故其所爲文皆以今爲茲。韓愈爲李賀作諱辨。持言在不言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植之子也。奏議武帝云。榦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之時。猶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名也。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蓍是也。北狄可以爲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爲謨。馬融曰。戛擊鳴球。載於虞謨。注虞謨、舜典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靖譖庸違。唐書攸戒是也。韶可以爲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

獨人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書云。俘厥寶玉是也。句、不止於自乞也。與人亦可稱句。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繒句諸宮人。注。句、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爲賄。書。賄肅愼之命是也。診、不止脈也。視物皆可以爲診。後漢王喬傳。尙方診視烏是也。餉、不止飮食也。贈皆可以爲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葛亮、稽康、皆號臥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註。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邵、許虔。汝南平輿音預人。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烏承玭與兄承恩亦號轅門二龍。陰興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家。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於君德矣。

父命得爲敕。後漢樊重焚卷。諸子從敕是也。叔可稱大人。疏受對疏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可稱大人。前漢淮陽憲王傳云。王過大人亦解。後漢范滂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亦可稱萬歲。馬援傳。援醵酒享軍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鴟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邛令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

成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孚言端拱嘯詠。謝鯤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攄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大禹之後二世已失邦矣。啓、太康。周公之後五世已殺君矣。伯禽、孝公、煬公、幽公、弟濞殺幽公自立、成湯既沒。則有太甲。周家四世昭王。五世穆王。漢高祖一傳而有呂后。唐太宗一傳而有則天。自古未有如本朝七聖相承。而天下太平國家無事也。

前漢循吏傳云。宣帝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退。夫五日一聽政。前史以爲美談。今朝廷每日御殿。日晏乃罷。可謂勤勞過於昔人矣。唐文宗銳意於治。每廷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

漢高嫚而侮人。罵詈諸侯。如罵奴耳。見魏豹傳。此豹所以叛漢也。又張耳傳。張敖爲趙王。高祖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甚嫚之。趙相貫高趙午。乃有柏人之謀。夫高祖固英主。然好罵害事如此。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爲罪。壺關三老以漢武帝比瞽瞍。而武帝爲之感悟。可謂大度之主也。高祖時彭越無顯罪而醢之。與紂脯鄂侯何異。鄭當時傳。高祖既得天下。令諸故項籍臣皆名籍。拜爲大夫。當時之先鄭君者。獨不奉詔。乃逐鄭君。使臣名其故君之名。野哉。

楊子雲稱文帝之德曰。罪不孥。宮不女。館不新。陵不墳。德則如此矣。至如從代有天下。封宋昌爲壯武侯。

吾竊小之。以爲有天下者。天命也。何人力之私焉。及觀齊王傳。朱虛侯章親斬呂產。而東牟侯興居入清帝宮。帝追恨二人。嘗欲立齊王。乃黜其功。割齊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職奪功。章先死。興居遂反。夫以昌嘗勸而封之。章興居嘗欲不立我而黜之。帝不宏矣。至於露臺惜十家之產。身衣曳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而嘗賜鄧通鉅萬。又賜銅山使得鑄錢。亦未得純爲恭儉也。

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禮。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于甘泉。百日之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詔書好言祥瑞。元帝詔書好言災異。宣、元父子也。時代相接。不應災祥如此陡變。亦各繫其好尚如何耳。吾嘗疑宣帝時鳳凰等不應如此之多。但有一瑞。卽形之詔令。大者肆赦。小者猶賜爵牛酒。殆有承望意旨。希求恩澤而爲之者。故人君好尚。不可不愼。

漢光武之世。三公多見罪黜。侯霸爲司徒。薦閻楊以素有譏議。帝疑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行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朱浮爲大司空。帝銜之。免後。因司徒馮勤燕見。乃言浮以戒之。以爲死生吉凶未可知。（見勤傳。）韓歆爲大司徒。以直言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俱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後歐陽歙、戴涉、相代爲大司徒。皆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矣。（見侯霸傳。）

光武時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搥朴牽曳。羣臣莫敢正言。申屠剛諫不納。（見申屠剛傳。）以封邱城

門小欲撻侍御史。見虞延傳。王梁孫咸以識爲三公。見方術傳。桓譚、鄭興皆以不爲讖廢之終身。見本傳。建武、永平之閒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見循吏傳。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自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韋彪於章帝朝上疏以世承二帝之後。多以苛刻爲忠。陳寵亦於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密。遂除鉆鑽諸慘酷之科。各見本傳。

唐太宗性急。其召馬周於常何家。未至閒。遣使者四輩敦促。以此見其性之急也。太宗自以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己若。故輕天下士。見儒世南傳。自謂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見張行成傳。爲立太子。投牀取佩刀自向。見長孫無忌傳。刑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見劉德威傳。唐失馭臣之術矣。代宗之於元載。縱之至於已甚。乃赫然發怒。加以大戮。妻子併死。又發其祖父冢。剖棺刑屍。若能馭之於初。豈至是歟。

按張鷟傳。肅宗引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聞外。鷟以爲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撥亂之主。願只如此爾。

漢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可觀其量矣。

唐太宗本紀。太宗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爲碑銘以紀功德。吾以此見太宗所存之淺也。憲宗欲從中官吐突承璀之言。於安國寺立聖政碑。李絳深陳其不可。憲宗從之。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隋秦王俊卒。王府僚佐請立碑。文皇亦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待士大夫有禮。莫如本朝。唐時風俗尙不美矣。張嘉貞傳。姜皎爲秘書監。至於杖死。張九齡傳。周子諒爲監察御史。以言事杖於朝堂。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以上繫劾。六品已下。杖然後奏。元宗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朝決於朝堂。張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之不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

漢亦輕殺人矣。有秦之遺風。主父偃以受諸侯金。劫齊王自殺。武帝始欲勿誅。而公孫宏爭之。遂族偃夫。始則以爲不誅。至於誅也。止其身可也。而遽滅之。是漢之習於輕殺人也。

杜周傳。周爲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千有餘萬。此武帝時也。唐舊史萬國俊傳。新書則天時。則天時。國俊往廣州投流人。一殺三百人。則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肅政臺御史。仍遣五使分詣諸道鞫流人。所遣之人。見國俊盛行殘戮。得加榮貴。乃競以殺人爲事。唯恐後之。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少者咸五百人。不殺狄仁傑而容蘇良嗣。此見武后之矯情能忍也。

舊史張易之傳。朱敬則之諫。大爲醜詆。而則天勞之。賜綵百段。至於戮害諸李。自戕其子。以惡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士。其悍驁亦無比焉。

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之時矣。然傳燮斥言中官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雖權貴惡之。不過爲漢陽太守耳。

光武時。尙書令甚卑。申屠剛未有官。徵爲侍御史。遷尙書令。以直諫失旨。出爲平陰令。乃其證也。肅宗時

尙書令甚重。郅壽自冀州刺史三遷尙書令。帝擢爲京兆尹。乃其證也。

唐重內官。見倪若水傳。元宗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雖自公官擢爲方面。皆自謂下遷。若水爲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爲大理卿。餞于郊。謂之登仙。恨不得爲騶僕。至德宗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鎭所取無藝。而京師祿薄。自方鎭入八座。至謂罷權。辭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爲吏部員外郎。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僚有忤意者。薦郎官當遷閣臺者皆以不赴取罪。故李泌以爲外大重。內大輕。

東漢之定民籍。頗苦勞擾。今之造戶口簿。卻不如此也。按後漢江革傳。每至歲時。縣官按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注云。按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夫人而閱之。至於婦人之老者皆行。則勞擾可知矣。

漢時婦人封侯。蕭何夫人同封鄸侯。樊噲妻呂嬃封臨光侯是也。晉時婦人有謚。虞譚母卒。謚曰定。桓溫母卒。謚曰敬。是也。婦人有稱卿之例。山濤謂妻曰。我後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楊素婦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作皇后是也。按晉令陞朝官皆封妻爲縣君。不甚以爲貴。以其多也。按晉外戚傳。杜乂妻裴氏。恭皇后之母。以后之貴。封高安鄉君。孝武追崇爲廣德縣君。晉時縣之貴如此。

漢時射策封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爲難問疑議之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

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晉良吏潘京爲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耶。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新書唐瓌傳。永淳中突厥圍豐州。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州。保靈夏。休璟上疏爭之。以爲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土田良美。宜耕牧。秦漢以來。常郡縣之。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甯慶。始以靈夏爲邊。唐乃募兵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矣。高宗言至於今日。靈夏又在虜中。舉此觀之。中國之地。比唐削矣。

古之人君。卽位一年則爲棺。至漢預造陵。晉索綝傳。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長久。茂陵不能容物焉。而文帝又自作廟矣。所謂顧成廟德陽宮之類是也。古之天子七月而葬。漢則異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武帝自崩至葬。凡十二日。惟哀帝最久。亦止於一百五日而已。文帝後七年五月己亥崩於未央宮。乙巳葬霸陵。是崩後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卽位。是文帝崩後九日。葬後三日。太子方卽位。又何緩也。

今之興師討虜之費。疑不若漢之多也。按前史賈捐之傳。伐羌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後漢段熲傳。熲上言云。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熲又因討羌上言云。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通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

殄滅。又按本傳煩後平羌費四十四億也。今之與夷狄最多者。歲纔百萬爾。亦不若漢之多也。按後漢袁安傳。竇憲以塞北地空。欲立降人爲北單于。而安上封事爭之云。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楊僕傳。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漢以伐羌之師在外。乃爲之不置酒。其卹士卒仁心如此。梁冀傳。桓帝誅冀。收其財貨以充王府之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貧民。夫桓帝季末中才之主也。尙能以民爲心如此。

唐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元帝自擇刺史十一人。永叔集古目錄。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甯之戒。守令之官。天子自擇。其愛民也如此。

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既罷則解之。故三公輦上印綬也。按後漢張奐傳云。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卽印。艾卽綠綬也。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亦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晉時婦人亦有印綬。虞潭母賜金章紫綬是也。

漢初米石至萬錢。昭帝時穀石五錢。王莽時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十。獻帝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宣帝元康四年。比年豐。穀石五錢。則唐明皇米斗五錢。不足言也。黃巢時米斗三十緡。魯靈守南陽。米斗五十千。有價無米。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它過。自高祖爲沛公時。嬰爲大僕。又事惠帝呂后。迄文帝時。只爲

大僕楊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漢時俸錢少而米多貢禹拜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百卜式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蓋寬饒爲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外戚傳注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舉成數爾眞二千石月得五百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而臘日所賜甚厚封侯之入甚豐何敞傳注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五十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尙書二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匡衡傳衡封樂安鄉爲樂安侯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衡又益四百頃收其租穀何其多也百官公卿表注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一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光武卽位二十六年正月詔有司增百官俸注云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六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

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九詣受俸。錢穀各半。兩京之俸大略相同。但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爲八十斛。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爲五十五斛。西京爲多。東京爲少。而范曄云。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必別有所據。不知其詳焉。

丞相封侯。自漢公孫宏始也。三公封侯。自魏崔林始也。以災異策免三公。自東漢馬防始也。三公在外。自張溫始也。唐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者。惟王思禮一人而已。

漢興封侯。雖自公孫宏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當以冬月爲相。止賜關內侯也。關內侯。大率三百戶。又按董賢傳。賜爵關內侯。食邑。豈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至光武時。三公封侯。無更春之例。侯霸傳曰。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東漢之末。三公不復封侯。惟靈帝卽位。太傅陳蕃封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不受封。

張敞乘餘冬治絮舜。王溫舒恨冬月不展。諸葛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王莽時春夏斬人。百姓震懼。據此則漢刑必以秋冬。得無留獄滯事乎。

唐時掌選。陞黜百官。高下由平。盧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渭運溺舟者。承慶考中下以示之。其人不愜也。承慶曰。非人力可救。考中中。其人亦不喜也。承慶曰。寵辱不驚。乃考中上。

封侯或以地名。或以功名。或以美名。無定制也。按史記衞霍傳。如蘇建爲平陵侯。衞伉爲宜春侯。此用地

名也。天子曰。嫖姚校尉去病。比再冠軍。封爲冠軍侯。趙破奴再從驃騎將軍。封爲從驃侯。此用功名也。漢書張騫爲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霍光封博陸侯。注云博大也。陸平也。取其嘉名。無此縣也。後漢彭城王始賜號靈壽王。此用美名也。

漢將多以酎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繫羌越。卜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之嘗酎時。使少府省諸侯所獻之金。斤兩少而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焉。蓋緣諸侯之不應從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故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爲御史大夫。

漢時凡有戍役。調民爲之。賈誼傳。淮南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魏相爲河南太守。徵下有司。而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霍光自言願復留一年以贖太守罪。注云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者。若今之衞士更番分守諸司也。

珩璜新論卷之二

東漢縣令皆自署主簿往往用其土人如王渙爲考城令而署仇覽爲主簿是也亦操殺伐如張升以郡紀綱守外黃令論殺賊吏是也

今律計贓云一尺以上在漢則以金計之匡衡薛宣傳所謂十金是也刑法志文帝以笞五百代斬左趾以笞三百代劓刑然笞人多死景帝元年減五百作三百三百作二百猶尚不全中六年又減三百作二百二百作一百又定箠令以竹爲之長五尺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節先是箠人之背至此著令笞其臀又不得更一人笞者方全至今遵

漢士志操亦有後人不可及者公孫宏非賢者也暮年爲三公武帝東至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宏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主父偃小人也游學四十餘年見斥於諸侯最後獻書闕下而首諫伐匈奴以武帝好大喜功銳意於武事而二人者乃正論如此比之希旨求合苟患失之者不可同日語也

東漢之士風節最高宦者朱瑀方有寵而郎中審忠請加夷族以答災異張讓方用事而郎中張鈞請斬十常侍以消寇賊以桓帝之庸昏五邪之暴橫而韓演爲司隸奏左悺罪惡悺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臧罪瑗上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于家

前漢平當作相以冬未封侯至春元帝召侯之當以病不受後漢張湛帝強起爲大司徒湛至朝堂遺失

溲便。自陳病篤。遂罷之。晉蔡謨遷司徒曰。我若作司徒。將爲後世所哂。雖得罪放廢。終不肯拜也。鄭袤遷司空。天子臨軒遣使就第。袤辭讓至于十數。云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訖不受命。觀四人者。豈肯若元穎交結中官。大爲歧路。以經營宰相者乎。

東漢韋豹字季明。司徒劉愷云。當選御史。令豹宿留。豹曰。選薦之私。非所敢當。乃跣而走。唐韋澳。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諷其兄溫。令澳謁己。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此人者。必不肯干進求舉矣。

唐太宗龍巢刺王妃。生曹王明。欲立爲后。賴魏鄭公諫而止。是妻弟婦也。武后。乃太宗才人也。而高宗立以爲后。所謂陷吾君於聚麀也。楊妃先嫁壽王。而元宗召納禁中。爲壽王別聘韋詔訓女。此與新臺之惡何異焉。

五代史晉安重榮傳曰。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以至於敗。方重榮之叛於成德軍也。鎭之牙署堂前。有揭幡竿長數十尺。重榮將叛之前一日。張弓彀矢。仰竿杪銅龍之首。謂左右曰。我若必有天命。則當一發而中。果中。左右卽將拜賀。後終於斬首漆顱焉。重榮覩累朝自節鎭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爲之。安有種耶。又漢李守貞叛於蘇州。嘗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遙指一虎舐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焉。終於舉家蹈火。王師於烟中獲其尸。斷首函之。守貞又欲作砲石。無砲竿子。無何。上游汎一筏至。其木悉可爲竿子。以爲神助焉。南史張敬兒自敍夢云。

未貴時。夢居邨中。杜樹欹高數千丈。及在雍州。又夢杜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尙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元徽中夢一髀熱。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君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敬兒有異志。終爲齊武帝所執伏誅。此皆五代史所謂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也。

祥瑞之不可憑也。止以唐事驗之。肅宗上元二年二月月蝕。七月癸未日蝕。既大星皆見。而甲辰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玉靈芝詩。又霖雨累月。京師牆宇多壞。漉魚道中。是歲元宗肅宗俱崩。則玉芝者。不足爲瑞矣。代宗卽位八日。庚午夜。西北有赤光亘天。紫微漸移東北。瀰漫半天。而九月甲午。華州至陝西黃河淸澈二百餘里。是歲吐蕃犯京師。大駕幸陝。則河淸者不足爲瑞矣。永泰二年自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而丁未日重輪。其夕月重輪也。七月洛水汎溢。人頗被害。而太廟二室芝草生。十一月獲赤兎。十二月彗星見。則日月輪重。芝草赤兎。又不足爲瑞矣。夫一歲之中。災祥竝出。以爲祥瑞與。則安得有災。故吾以爲祥瑞不可憑也。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蕃傳。庾冝家富於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爲方伯。及魏剋江陵。冝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逾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史氏以爲蹉跌。故吾以爲相不可憑也。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

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而季詡終於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爲風鑑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鑑之不可憑也。

左傳昭公四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是歲果旱。管輅傳。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有十三種物。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篦爾。以梓愼之知天。而以旱爲水。以管輅之善射。而以梳爲篦。世間悠悠之說。皆不足信爾。

陰陽之說似可信。又不足憑。按後唐李克用討幽州。占云不利深入。克用不從。果爲燕師所敗。此可信也。莊宗之入汴。司天監云。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莊宗不從。乃自此有天下。此不足憑也。

天下之言葬者。皆宗郭璞。所謂青囊書是也。今之俗師。必曰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禍。其說甚嚴。以爲百事纖悉莫不由此。按本傳璞母卒。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幾。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敦舉兵。璞忤敦意。收璞詣南岡斬之。使吉凶壽夭信皆由墓。則璞所擇地宜有可以自免者矣。得非固有定數而不可移耶。璞猶如此。則俗師之說不足信也。范曄郭躬傳後云。吳雄不問葬地。而三世廷尉。趙興不恤忌諱。而三葉司隸。陳伯敬動則忌禁。而終於被殺。此說亦可以破流俗之拘攣矣。

昔人不以白爲嫌。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注云。今國子學生服帼。（呂洽切。）以白紗爲之。晉謝萬著白綸巾。山簡著白接羅。皆不嫌白也。今之流俗。不用皮革羽毛之類。置柩中。至用楮帛木笏。王濛死。劉惔以羣林

廳尾置棺中。昔人未有此禁忌耳。

劉焉傳。有張陵者。謂之米賊。卽今俗謂張天師也。眞誥有張生白亦是也。本傳注張修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法亦略同。爲人禱病。爲書三通。一上之天。著山上。一埋之地。一沈之水。謂之三官。眞誥有被考於三官者是也。注云。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

鬼神之於人。但侮其當死者耳。以正禦之。亦無如人何。南史蕭惠明傳。吳興郡界卞山。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惟孔靖字季恭居之無害。惠明爲太守。謂紀綱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傳云。吳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拜祠。以輒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爲太守。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乃據此廳事耶。因遷之於廟。

張湯。酷吏也。其子曰賀、曰安世。賀輔導宣帝。有陰德而無後。安世援立宣帝。封富平侯。安世生延壽。延壽生勃勃生臨。臨生放。皆襲侯封。張氏之盛。所謂金張也。更王莽之亂。猶不失爵。放生純。光武時爲大司空。杜周。亦酷吏也。其子延年爲御史大夫。其後生畿。爲魏列侯。畿生恕。爲幽州刺史。恕生預。乃杜征南也。丙吉活皇孫。一傳至顯。以贓奪爵。後漢南蠻傳。李固活四萬人。南征但擇太守任州郡。南方自卑。所全活不可勝計。而身受戮。二子被害。一子僅免。范曄亦云。史弼活平原之黨千餘人。而其後不大晉之

羊祜魏舒唐之戴胄崔祐甫最善人而無子北史楊播家世純厚播弟椿椿弟偉昆季相事如父子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人無閒言椿歸華陰偉居洛朱世隆將害椿家誣以爲逆東西兩處無少長皆被害籍沒其家焉

晉王坦之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裴頠以王衍之敝著崇有論江惇以放達不羈者道之所棄也著通道崇儉論虞預以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偏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而范甯亦以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云一時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桓溫北伐矚望中原曰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衍爲石勒所害亦自言吾曹向若不祖尚元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近世士大夫往往尊向釋氏有持經拜僧者視此亦可戒矣

佛果何如哉以捨身爲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淨居之禍以莊嚴爲功則晉之王恭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於倪唐以持誦爲獲報則周嵩精於事佛王敦害之臨刑猶於市誦經竟死刀下佛果何如哉佛出於西胡言語不通華人譯之成文謂之經而晉之諸君子甚好於此今世所謂經說性理者大抵多晉人文章也謝靈運繙經臺今尚存焉唐傅奕謂佛入中國纖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姚元宗治令其說亦甚詳霍去病傳破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注祭天以金人爲主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休屠王太子歸漢以金人之政賜姓金氏即日磾也據此則前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宜乎其盛也有天助焉爾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爲佛於是遣使

天竺國圖其形像。光武子楚王英始信其術。爲浮屠齋戒祭祀。詔還贖縑以助伊蒲塞之盛饌。注。伊蒲塞、卽優婆塞也。陶謙傳。笮融（笮、側格反。）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浴佛設飯。前漢西域傳。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塞、先得反。）捐毒卽身毒。天竺也。後漢襄楷傳注。浮屠卽佛陀。聲之轉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按後漢西域傳。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袒肩赤足。此卑溼暑熱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唐房元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家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惟李淳風深明星歷。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余以爲史之失自陳壽始。觀吳志諸葛恪傳。載題驢謝馬事。乃知晉史冗記有自來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敍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敍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故謂固不如遷。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爲文煩矣。吾觀魏志管寧傳注。胡昭脫晉宣帝於死。而口終不言。以爲賢於丙吉。又觀晉載記慕容超傳。呼延平之活超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文不足以起之。故奄

奄如此。可爲長太息也。晉書隱逸夏仲御傳。史臣欲效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讀而覺之。爲可笑也。許邁當在隱逸傳。而以綴王羲之之後。失次矣。

霍光之隘。王音之直。於前漢五行志見之。唐張仲方駁李吉甫本傳雖不見字迹。觀鄭絪傳李絳之言。亦可見其側媚之一端也。

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出於老子。杜甫以東方朔割肉爲社日。皆援引之誤也。前漢敘傳述武紀外博四荒。按書外薄四海。則博爲誤矣。魏高堂隆傳。隆潛諫太子。猶之未遠。是用大簡。按詩是用大諫。則簡爲誤矣。後漢懷挾字都作協。如方術傳云。懷協道藝是也。胡廣傳。議者剝異。合作駁字。朱浮傳。保宥生人。合作佑字。王充傳乳藥求死。合作茹字。

吳雄之葬。巫醫皆言滅族。此亦文之病也。彼巫醫何預葬事。謂之墓師可也。

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言臣父寵、前忝司空。忝豈可施於父乎。此范氏不擇之罪。韓信等上高帝尊號曰大王陛下而不擇臣陳平周勃請文帝卽天子位。稱臣而曰大王足下。此皆言之不順也。

霍光以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死。謬刑也。杜延年以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者或抵其罪。濫罰也。杜延年身不犯法而魏相致之於罪。忮心也。蕭望之以韓延壽聲名出己上而殺之。其後乃自殺。陰禍也。

觀魏文帝紀注。細字數板。自許芝說符瑞。漢帝遜大位。曾丕上章下令。虛辭飾說。往來紛紛。三尺童子。猶知其詐。況欲欺天下後世乎。當是時御史中丞司馬懿已在勸進之列也。

觀李憩傳平蔡之功奇偉如此其得李祐雖待以赤心無疑然固亦捐死以徼倖也而平淮西碑乃抑與諸將等欲裴度專美儒者見偏而言不公如此以退之之賢不免此蔽也

孝惠紀注引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乃知漢金之賤也今金兩有直萬者則漢金一斤如今一兩價矣

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罷醫不使之治疾賜金五千斤使陳平爲反閒捐金四萬斤使其價不貲安得如是之多哉唐時金必貴太宗以于志甯孔穎達能諫太子各賜金一斤帛五百疋沈存中云古之一斤今四兩餘也然則一兩之直亦二千五百也

惠帝時十五稅一文帝十二年詔賜農民租稅之半十三年遂除田之租稅漢之裕於財可見矣

武帝大搜一爲搜逾侈一爲搜姦人征和元年之搜閉城門凡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武帝之舉措暴虐如此當時在廷無一人諫者信乎國之空虛也

庾信馬射賦序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此乃王勃之所祖述庾信文盛墓銘云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此乃杜牧之所模放也

荀子禮論云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釋者云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大夫士皆得祭門及行也別本史記道或作嗢司馬貞注曰嗢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也楊倞注荀子辨之云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嗢耳道變而爲蹈蹈變而爲嗢今史記直作函字音含矣一字而四變也義訓隨而不同則六經中如此者想不可勝計也故嘗謂學者當闕疑而不可字字求解也

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左傳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旂字從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芹字。芹畿聲相近。故後人相承呼之訛矣。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按漢書薛宣傳作焉可憮也。釋者訓憮爲同義。亦似直不知孰是。魏高貴鄉公三老五更注。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女傍叟。今亦爲更。以此驗之。應爲叟也。指蹤音作縱。非也。周禮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迹知禽獸。是亦蹤迹之義爾。

杜子春。天資刻薄人也。吾以爲不如鄭元之寬厚。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子春釋云。賙當爲糾。謂糾其惡。元則不然。只讀如本字云。賙謂禮物不備相給是也。

王弼注易。鼎折足。其形渥凶。以爲沾濡之形也。新唐書元載贊以爲刑剭。廣韻剭音屋。又音握。鄭元周禮注。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

察事爲廉。其義亦徑而易曉。漢高帝紀詔云。廉問有不如吾詔者。注師古曰。廉、察也。字本作黏。其音同耳。

楊彪傳。曹操使人廉之。華佗傳。曹操大怒。使人廉之。注皆曰察也。

陳平封曲逆侯。漢書無別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反。逆音遇。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留落不耦。注留、謂遲留落、謂墜落。今世俗多作流落。據出處合作留字。

新唐書好用叵字。魏晉間已用之矣。魏呂布傳。布指劉備曰。是兒最叵信者。晉書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

於羣吠遂至叵聽。

尙書。與尙食尙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誤矣。見張耳傳注。朝請音才性反。非請說之請也。見成帝紀注。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它官反。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注。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陶潛作聖賢羣輔錄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楊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宏。出蜀秦宓傳。鄭子眞名樸。嚴君平名遵。出前史王貢兩龔傳注。伯樂姓孫。名揚。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書。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計研。或曰計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宣。出魏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竝出莊子疏。伯夷。弟也。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

珩璜新論卷之三

孔子爲文宣王。隋長孫覽祖雍爲太師。亦謂之文宣王。唐蘇瑰、白居易、韋湊、韋叔夏、馬懷素、褚無量、劉子元、劉知柔、盧從愿、權德輿、王超、令狐楚、崔融、皆謚文。惟韓退之爲韓文公。獨顯焉。李翺爲李文公。又次之。父子有同謚者。唐邱和父子同謚曰襄。韋肇三世同謚曰貞。兄弟有同謚者。唐劉子元兄弟同謚曰文。晉王導謚文成。與張良同。本朝范希文謚文正。與唐崔祐甫閻立本、牛僧孺同。歐陽永叔謚文忠。與唐韓休、裴度、顏眞卿、石晉盧質同。徐禧謚忠愍。與唐武元衡同。戾太子非美謚也。而宣帝以加其祖。吾以爲太子之死。與幽厲之惡有閒。固可以遷就而爲之隱。孟子以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與夫自謚者異矣。

賀姓本慶氏。漢安帝父諱慶。賀純改焉。見晉賀循傳。束姓本疏氏。漢二疏之後也。王莽之末。疏孟達避難乃去疏之足焉。見束晳傳。馬性出於趙氏。晉趙奢破秦軍。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見韓愈絳州刺史行狀。諸葛其先葛氏。本琅琊諸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故以諸別之。見諸葛瑾傳。河南徽崇本姓李。遭亂更姓。見程秉傳注。孟嘗君姓田名文。封於薛。其後爲薛氏。吳書薛綜是也。魏張遼本姓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蜀簡雍本姓耿。幽州人謂耿爲簡。隨意變之。稽康本姓奚。唐憲宗改淳于氏爲于。灌夫本姓張。其父張孟爲灌嬰舍人。故冒灌氏姓。夏侯嬰之子孫隨外家姓孫氏。賈謐。韓壽之子也。隨

外祖姓賈氏。京房本姓李。推律自改爲京氏。員半千其先姓劉。慕伍員之爲人。改爲員氏。王莽娶王咸之女。以爲姓出各別。晉陳矯本姓劉氏。出養於姑。改姓陳氏。而劉頌以女嫁矯人或議之。頌曰。姚虞陳田同出舜後。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也。

漢書徹侯避武帝諱。改作通侯。言功德通於王室也。後漢改作列侯。列者。言序列也。出高祖紀注。茂才異等。本是秀才。避光武諱也。出光武紀注。辨嚴辨裝也。避明帝諱改之。出吳漢傳。叔孫通。楚漢春秋名何。蒯通。史紀名徹。避武帝諱改之。然亦可以謂之叔孫何。蒯徹也。劉元海者。劉淵也。戴若思者。戴淵也。石季龍者。石虎也。韓擒者。韓擒虎也。皆史氏之避唐諱也。

嶺南郡縣。近世人物爲少。後漢陳元。梧州人。蔡倫。桂州人。唐馮盎。高州人。以南粵降高祖。封爲越國公。張九齡。韶州人。姜公輔。愛州人。北夢瑣言。相國劉公瞻。其先諱景。連州人。趙觀文。桂州小（一本有蔣子二字）軍也。狀元及第。

福建人好文學。自唐常袞爲觀察使。歐陽詹爲諸生始也。蜀秦宓傳。本無學士。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

漢前地理志。燕薊風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此史之誣也。雖云太子丹之遺風。獨無召公之餘俗耶。使燕薊士君子觀此。得無不平乎。吳志薛綜傳注。薛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然則吳人異乎。此皆遣辭之過也。

楚地何其博大也。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州等。西楚也。自徐州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也。江南湖南兩浙。是南楚也。

昔人之賤庶出也。孫堅五子。而吳史載其四。仁、庶出也。史芟之。陳武傳贊曰。陳袁將家支庶。而與胄子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然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人。而賤妾之子文最賢。於是以文爲太子。所謂孟嘗君也。

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嘗出六奇以佐高祖。至呂氏之顓。平燕居深念。恐禍及己。而陸賈教之交驩太尉。又爲之畫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呂氏。則賈之智謀。又在陳平之右矣。方劉晏之治財穀。一人而已。自晏之死。賦入益耗。順宗將李巽爲使。莅職一年。校其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而程賡之計校。又精於巽。自治財穀之才以觀之。是劉晏不及李巽。又不如程賡也。

東晉簡文帝昱。自穆帝至廢帝。三朝居阿衡之地。更事不爲不多。至有天下。則爲庸主。後蜀李壽。其佐李雄。號爲賢相。征伐四克。闢國千里。至其有國。酷虐奢侈。再世而亡。乃知能爲臣者。未必能爲君也。

文帝問周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又問天下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陳平。對各有主者。上稱善。而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張安世子千秋。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亡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才。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平言各有主者。而勃自以爲不如。禹言皆有文書。

而光以卜霍氏世衰何也曰大臣職在知要小臣職在知詳也

魏相爲楊州刺史善丙吉之言期於大用爲霜威嚴霍方進爲京兆尹納胡常之說恐犯逆貴戚少弛威嚴二君可謂爲外物所移矣晉王宏爲汲郡守有殊績石鑑上其政術武帝褒詔賜穀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贖罪免官此爲褒詔賜穀所悞也故人莫若自信之爲貴也魏徐邈傳盧欽謂往者毛玠崔琰用事貴淸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尙自若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若徐邈可謂自信者也

人心苟定則於外物也何有吾觀徐珍之避曲水不如吳隱之之不飮貪泉也隱之子及孫爲羣縣者常以廉愼爲門法胡威父子淸愼羊祜亦九世淸德乃知撿身奉法亦須自其父祖以來蓋其聞見漸染已不同矣有大德功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可過享也福過則災生曾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三公性好奢侈其子劭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二萬錢爲限大官御膳無以加之劭兄子綏亦奢侈過度至永嘉之亂何氏滅已無遺焉

前漢韋平世爲宰相後漢張純、張奮、劉愷、劉茂、袁安、袁敞、王龔、王暢父子爲司空種暠爲司徒子拂爲司空李郃爲司徒子固爲太尉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

荀爽自被徵命至登台司四十五日鄧禹爲大司徒封鄧侯食萬戶年二十四公孫宏六十以賢良徵山濤四十爲郡功曹其後二人亦皆至輔相

宰相。人所欲也。漢武帝時屢誅宰相。公孫賀泣涕不肯拜。以前有死也。既拜後。果族滅。死人所惡也。唐武后殺害李宗許王素節。追赴都道。聞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以前有非命也。至龍門驛。被縊焉。

李栖筠史以爲魁然有宰相望。喜奬人善而樂人攻己短。天下士歸所重。不敢有所斥。但稱贊皇公。代宗數數欲相之。憚元載輒止。仕至御史大夫。其子吉甫相德宗。善謀謨。吉甫之子德裕相武宗。有機略。此三人者。萃於一家。亦盛矣哉。陸遜陸機陸杭亦三世。班超班固曹大家亦一家。又韋貫之父肇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秘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貫之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書其名於笏曰。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亦終不往。韋澳中宏辭科。十年不調官。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諷令謁己。澳不往。答曰。恐无呈身御史。澳者。貫之之子也。一門三世。清風如此。皆謚曰貞。貫之卒相憲宗。肇澳後來仕宦。皆顯。肇幾相代宗。澳幾相宣宗。

杜佑以閹門保李藩。然盧杞亦嘗以百口保朱泚矣。

杜黃裳決意用高崇文。有功。王導決意用羊鑑。乃敗績。幾當斬刑。此用人者之相戒也。

王允矯性屈意以附董卓。卓亦推心不生乖疑。而卒謀誅卓者。允也。温嶠謬爲王敦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誅以附其欲。而卒能敗敦者。嶠也。

兵家勝負。多出偶然。無定筭也。謝元以八千人當苻堅百萬之衆。其勢疑不敵也。若堅阻淝水而陣。必保萬全。惟其麾軍卻退。衆亂不能止。故敗。世謂元能走堅者此耳。桓溫伐蜀。敗於笮橋。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李勢大潰。乃降。世謂溫能平蜀者此耳。

匈奴人多馬衆。韓安國傳平城之圍。匈奴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匈奴傳。匈奴圍高帝於白登。精兵十萬騎。西方盡白。東方盡驪。北方盡驒。南方盡騂。霍去病傳衛霍伐匈奴。殺獲甚多。然兩軍出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而後不復擊匈奴。亦以馬少故焉。

蜀爲險固。然守非其人。最爲易取。秦伐蜀十月取之。後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本朝平蜀孟昶只用六十六日也。

武帝時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吳顧雍傳注。孫權時沿邊主將各欲立功立效。多陳便宜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之。吾嘗以爲天下本無邊事。皆生於小人之徇私計而忘國家之憂。嚴顧之說。人主宜書之坐右以自儆焉。

武帝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當是之時。武帝之心如何。李泌對德宗言盧杞姦邪。以楊炎罪不至死。而盧杞陷之。是其一事。德宗曰。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可則辭官。非特杞惡

之也。夫有言於上。以身爲去就。此人臣之高節。不知德宗乃恨之如此之深也。魏鄭公劉洎之事太宗。俱好諫爭。鄭公以身後一言之譖。仆碑停婚。劉洎亦以褚遂良誣奏賜死。不得辨明。豈非平時亦有所積。一旦緣事發之易乎。此韓非所以爲說難也。

吾讀子思子。乃知孟子之剛。難以趨時。然固有師也。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君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而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淸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道事君。道行言聽。則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故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荀卿何爲非孟子。曰。夫以周公爲不恭不儉。以堯舜爲非禪。則宜乎其非孟子也。

桓譚新論云。揚子雲在長安素貧約。比歲已甚。亡其兩男。哀痛不已。皆歸葬于蜀。遂至困乏。雄爲中散大夫。病卒。貧無以辦喪事。以貧困故。葬長安。子棄其墳墓。西歸於蜀。此罪在輕財。通人之蔽也。譚之論如此。

文中子事蹟。略見於唐書王績王勃傳。文中子爲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後卒。門人薛收等謚之曰文中子。績其弟也。文中子二子曰福時、福郊。福時仕唐爲雍州參軍。勃乃福時之子也。勃殺人。福時坐勃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勔勮。萬歲通天中以誅死。勃勔勮時號王氏三珠樹。

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遂曰。父疾日浸加。孺人侍藥湯。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二病訖小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渣然。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龔勝一出涉世。雖歸老矣。而逼於王莽徵召。年七十九。竟以餓死。度不如是。不足以全名脫禍。故父老哭之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東京高鳳自言本巫家。不應辟召。詐與寡嫂訟田。以自汚。此范曄所以獨稱之。以爲與屈原委體澗沙。嵇康鳴弦揆日相遠矣。然鳳尚有汎跡。彼埋滅光影。與俗沈浮。使人不得而窺者。又可得而稱耶。

後漢董扶傳。諸葛亮問秦宓。以扶與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而扶有褒貶焉。亦異乎專稱人之惡者乎。安比於扶。則長者矣。莊子曰。與其譽堯而非桀。莫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蓋夫長短之相形。毀者譽之對也。然則任安亦未爲醇焉。

賈誼曰。夸者死權。夫權有可死之道焉。唐王鍔方元宗奢縱之時。剝下奉上。以得主心。至兼領二十餘使。貴震天下。楊國忠忌之。終於賜死。劉晏以宰相幹天下財。兼銓筦。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既而楊炎權晏先誅後詔。此二人者皆權大盛以賈禍也。使其無權。則上不忌。下不怨。故曰權有可死之道焉。

陸遜吳丞相。遜子抗。吳大司馬。抗子機。爲晉成都王穎大都督。統軍二十萬。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後

果軍敗被譖。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審權位至相。子讓能。位至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曉。朱梁時爲禮部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曉爲亂兵所殺。五代史云。三世爲相。道禁大盛也。

晉周顗營救王導。不令導知。其後王敦欲誅顗。導竟無言。謂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也。夫有德於人。不使人知。乃長者之事。而獲報如此。

秦王見韓非孤憤五蠹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漢武帝見相如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二君者。雖用人不能終。然亦可謂知文好士之主也。

奉天之詔。人多感泣。望春之誓。士卒多泣下。（陽惠元傳。）而神策將士。至皆不飲酒。夫德宗之素行不仁也。徒以二語出於惻怛。而使人如此。乃知人君之易與爲善也。

賈誼上疏文帝云。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時文帝猶在也。遽言其沒而廟號太宗。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甯。似非人臣所當言也。雖當時君臣不以此爲嫌。然竊意遷就而爲之辭。亦無害耳。張釋之不忍言發掘園陵。而云取長陵一杯土。與誼同時人也。

魏高貴鄉公推尊少康。優於漢高祖。燕之慕容。盛稱商太甲。以伊尹事同夷羿。而周公爲詐。其臣初雖與之辨。而終皆屈服。又譽其說之是。乃知逼於一時之勢。以白爲黑。雷同詭隨。奚所不至也。

索綝潛遣子說劉曜曰。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其子。而劉聰戮綝於東市。王衍說石勒稱尊號以自免。而有排牆之厄。然則方此之時。中國之亂。夷狄之盛。豈惟其君之才駕下。至於

其臣之操行。取羞夷狄。亦若此。則其尊卑再世奴虜亦有以也。

前漢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夫死無子而不肯嫁。姑不欲累婦。自經而死。姑女誣婦殺之。官乃曲成其獄。定國爭之。太守不聽。乃抱獄具哭於府上。因辭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而定國白之。乃殺牛祭孝婦。大雨歲熟。後漢孟嘗傳。上虞有寡婦養姑甚謹。姑年老壽終。而夫女弟誣婦鴆之。官竟其罪。嘗言其枉。太守不聽。嘗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遭旱三年。後太守至。嘗具陳其冤。乃刑訟女而祭婦冢。大應。澍雨穀稼以登。二事尤相類也。

羊祜鑿墓。陶侃決指。二人正相反。王戎好聚斂。自執牙籌晝夜計筭。世謂膏肓之疾。王衍口不言錢。謂阿堵物。二人正相反。莊論詆譏子休。而多竊其言。操戈入室。此文章之最病也。

楚幽王。春申君之子也。秦始皇呂不韋之子也。曹操。夏侯氏之子也。桓帝時。宦者曹騰養子嵩。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生曹操。於惇爲從父兄弟。晉元帝。小吏牛氏之子也。恭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氏私通而生元帝。所謂牛繼爲馬。

前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嚴延年母號萬石嚴嫗。後漢馮勤曾祖楊宣帝時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號萬石君。秦彭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

漢有小杜律。郭躬傳。父宏習小杜律。杜周之子延年亦習法律。故對父言小唐有小杜公。杜審權與杜悰俱爲將相。而悰尤顯。故世號審權爲小杜公。杜牧之號小杜。亦以對老杜言之也。古有三李杜。李固杜

喬、李膺、杜密、李白、杜甫也。

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號爲四傑。然多不達。盧投潁川而死。王溺南海而死。駱乃亡命。楊終盈川令。

後漢王逸子延壽字文考。作靈光殿賦者也。年二十四。溺漢江而死。文苑傳。趙壹長揖司徒袁逢。生哭河南尹羊陟、報書責皇甫規。時人皆謂之屈。然仕不過縣令。才大俊而器度狹。皆非遠到之人也。

吾嘗以四岳爲一人。通二十二人之數。而或者疑是四人。按顯宗紀注。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後漢禮儀志。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大傳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以此推之。四岳亦是一人。但擇當時大臣之賢者居之。無他人也。顯宗紀注又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岳之事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若以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爲百人矣。

人多言黃叔度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按本傳乃千頃波也。東牀坦腹。人謂之睡。按義之傳乃食也。寫經換鵝。人皆謂之黃庭。按本傳乃道德經也。一斑窺豹。人皆謂之棊。獻之傳乃樗蒲也。爛柯人皆謂之棊。東陽記乃鼓琴而歌也。范張雞黍。按本傳張劭白母請設饌以待范式。無雞黍事也。

仇覽傳爲蒲亭長。化不孝子陳元。謝承以爲陽遂亭長。化不孝子羊元。地名人姓。皆不同。唐史來濟傳。宣城石仲覽。高智周傳。江都石仲覽。百官志平章事自李靖始。郭正一傳自正一始。史籍異辭。何可勝計。

或疑褚先生爲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爲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間人也。孝武帝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爲漢博士。

珩璜新論卷之四

曹植七啓。言食味云。搴芳蓮之巢鼈。張勃七命言食味云。丹穴之雛鳳。雖欲稱盛饌。而二者似非庖廚物也。

大抵作文字須識忌諱。筆如椽。王珣撰哀策。謹議也。綍紼。引棺索也。天球河圖。赤刀大訓。非吉禮所陳也。

士大夫有名華國。出周禮注。言寶玉。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

章表奏對。不可訾趙廣漢。按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紙字從糸。帋字從巾。蔡倫未造紙以前。以帛爲紙。所謂竹帛也。賈逵傳。肅宗以簡紙經傳各一通與逵。注。竹簡及紙也。此紙亦帛耳。倫傳云。自古書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倫、桂陽人。而宅在耒陽縣。有舂紙石臼尚在。

齊隋婦人施羅。羅羅。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爲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輿。自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檐子也。唐志載咸亨寺勅云。多著帷帽。遂棄羅。曾不乘車。別坐檐子。

今之肩輿。正是以人代畜也。周禮司徒有輦。輦。以人輓。夏后氏二十人。商人十人。周人十五人。然只以載任器耳。東漢陰丹。見陰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注。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唐王求

禮諫武后。亦云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是以人代畜也。

高祖紀注。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陛下羣臣。嚴至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傳下執事。皆此類也。

謂人爲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孔融曰。高明必爲偉器。又曰高明父子。祖與僕有舊恩。亦可謂之第下。張浩謂元顯爲第下。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温嶠書與陶侃。謂侃爲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戴其半矣。賢爲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乘處稱賢宰。

僞漢劉鋹（音敞）。尊南海爲昭明帝。衣以龍鳳。太祖開寶中削去僞號。易以一品之服。眞宗祥符四年。封五嶽爲帝。天子服衮冕。御朝發册遣使。儀衞甚盛。或云四瀆封王。二水官封王。而海爲大海。嶽等尊也。海之不帝王。闕典也。莊子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海謂之帝尚矣。

陽城欲裂裴延齡之麻。乃有姦人蹈其跡以疑世。昭宗相李蹊。而崔昭偉不便之。諷劉崇魯掠其麻而哭之。人君不可不察也。

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人。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孟郊詩兩奧字。李花詩兩花字。歐陽永叔稱梅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以爲河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賞之辭。實不爾也。此魚盛於二月。柳絮時魚已過矣。

唐穆宗時。戶部尚書楊於陵云。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八百萬。今十餘爐。歲八十五萬。元祐六年。

東南歲鑄錢二百七十五萬。只梧州元豐監。歲鑄十五萬。已當長慶時天下之數矣。

唐宣宗時。兵部侍郎蔣伸判戶部。兵部侍郎夏侯孜作鹽鐵轉運使。兵部侍郎崔愼由判戶部。六典出於唐令所遵用。然別曹兼判。亦唐故事也。蔣伸判戶部。奏事伸三起。上三留之。唐時貳卿猶有坐禮。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退之南陽人。而非鄧州也。或云是懷州界人。史記曰。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注。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則退之修武人也。以爲鄧州悞矣。

漢龔勝邴漢之乞骸骨。詔謂之耆艾二人而不名也。時勝爲光祿大夫。漢爲大中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如今之驛舍也。

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嘗自手細寫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板九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天子八寶。其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也。今言玉璽者。傳國璽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璽上隱起爲盤龍。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劍鉤五龍盤。秦滅傳漢。歷王莽。爲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缺。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起之文。又刻其旁爲文云。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改爲受命璽。至後帝潞王從珂。攜以自焚。石晉再於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契丹又盜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一寶。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馮道書

之。今所用乃威所作寶也。神宗朝。有使虜者。見虜王國傳璽詩云。一時製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愼守。世業當永昌。

或問荷節之說。答曰。按後漢馮衍傳注。文帝初與郡守始爲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爲瑞信。傅奕傳范津爲漢陽太守。與奕合符而去。前漢司馬相如傳。剖符之封。注云。白藏天子。青在諸侯。豈非以白合青乎。文帝紀。竹使符。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予郡守。豈非以右合左乎。漢高帝紀注。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以爲信。後漢光武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氂牛尾爲其旄三重。馮衍與田邑書。今以一節之任。建三國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氂牛之尾哉。

庾信柳遐墓銘。西中郎岳陽王以綠車之重。臨西河之牧。勑用君爲本州理中。尋遷別駕。高於治中矣。漢時尚坐席也。史記灌夫傳。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爾餘半膝席。如淳注。以膝跪席上也。其衣冠則類今之道士。杜欽傳。小冠子夏是也。所謂布衣韋帶之士。皆未仕之服也。後漢周盤傳。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注。以韋皮爲帶。未仕之服也。未仕則服韋帶。仕則服革帶。故解之。隋何稠傳。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入朝。宜變其制。弁袍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由此觀之。則戴弁曳綬。隋朝尚如此耳。

東晉猶乘車。王導短轅牸車。長柄麈尾是也。唐劉子元傳。右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騑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唐時士庶親迎。猶盛服冠履乘駱車。

今之衣半臂。非禮之服也。魏明帝常著帽。被縹綾半袖。楊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見阜。光武紀。更始諸將服婦人衣。諸于繡褲。注（舊無褲字。續漢書作褌。姑吾其勿切。）三輔吏士。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注前書音義云。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揚雄方言云。襜褕其短者。自關而之西。謂之裙。褌郭璞注云。俗名褲掖。據此則是諸于上加繡褌。如今之半臂也。

周武皇帝初服常冠。以皁紗全幅向後襆髮。仍裁爲四脚。今之幞頭。正是此遺法耳。

周宣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所謂鉛黃以此歟。

馬周傳。品官舊服止黃紫。至周建白。三品服紫。四品五品緋。六品七品綠。八品青。高宗朝。八品九品服碧。上元中。三品服紫金帶。四品深緋金帶。五品淺緋金帶。六品深綠銀帶。七品淺綠銀帶。八品深青。瑜帶。九品淺青。瑜帶。庶人服黃。鐵帶。非庶人不得服黃。武后朝。改佩魚作龜。崔承慶傳。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也。亦有金銀銅之異。中宗府依舊佩魚。董晉傳。唐式朝臣皆服綾袍。五品以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也。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也。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人。掌擊漏鐘。

後漢南海貢荔枝。桓帝時唐羌上疏罷之。唐貢蜀中荔枝。盧仝詩。天子初嘗陽羨茶。是時當未知七閩之

奇。

嘉話錄。載崔造事。趙山人言造合得刺史。今月某日勅到。必先弔而後賀。造心懼。勅到之日。乃造私忌日。洪州府僚皆赴慰焉。唐時私忌日。猶受弔慰。

後漢董翊舉孝舉。爲須昌令。聞舉將喪棄官歸。唐杜審言爲崔融所奬引。融死。審言爲融服緦麻。裴佶與鄭餘慶友善。佶死。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觀題壁。可見其文章。觀公文。可見其政事。杜子美石硯詩注。平侍御者。可見其尤長於詩也。

宋玉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天言高可也。地言高不可也。後漢楊厚傳。父統對耳目不明。目言不明可也。耳言不明不可也。

古字通用。後人草則加草。木則加木。遂相承而不知也。如倚卓遂作椅桐之椅。棹船之棹。廳者於此聽事也。只合作聽字。後人以爲屋也。加广。魚檢反。如庭廉之類。今訛遂作厂字。玉篇厂。呼旦反。者山石之厓巖。人可居也。今禮部韻亦訛也。

突厥畏李靖。徙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來識也。太守出有門旗。其遺法也。

後人遂以牙爲衙。早衙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之義。或以衙爲廨舍。早晚聲鼓。謂之衙鼓。報牌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衙、府也。是亦訛耳。

錢文載年號。起於元魏敬宗時也。然後來亦不皆載年號。隋未。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

敝。至唐武德。方行開元通寶錢。六典謂之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黍。凡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書。回環可讀。世俗不知。遂以爲開元錢。明皇所鑄也。

蕭瑤好奉佛。太宗令出家。元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勑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罷官度爲道士。如使佞佛者出家。諂道者爲道士。則士大夫攻乎異端者息矣。

後世皆稱姚崇宋璟爲賢相。按唐史崇開元元年十月相。至四年冬罷。九年秋卒。年七十二。璟四年冬相。至七年正月罷。二十一年致仕。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崇在位四年。璟在位二年。崇相元宗時。五十四歲矣。罷時六十歲。又十七年而卒。李林甫在相位乃十九年。

漢有蕭曹。唐有房杜姚宋。嘗攷其後世。蕭曹至子皆削封。而蕭凡五世絕祀。房喬次子遺愛。與公主謀反誅。停元齡配享。杜如晦次子荷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彝。少子奕。奕子閎。爲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亟逼仙客爲表薦奕爲宰相。仙客妻以聞。元宗怒。杖殺閎。宋璟六子。天寶中渾恕尚俱以贓敗。華衡亦坐貪得罪。廣平之風衰焉。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府迎佛骨至于京師。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宏志之事。懿宗咸通十四年。迎佛骨于鳳翔。諫者以憲宗爲戒。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七月崩。十二月送骨還法門寺。天子迎死骨入禁中。不祥之兆也。

德宗謂陸贄曰。卿清愼太過。諸道饋送。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吾謂天子令宰相受賂。此德宗之多僻。不受而已。何必上疏。此陸贄之賈直。

德宗刻薄猜忌。固其天資。然尤暴著於他君者。亦由鄴侯家傳及陸宣公奏議之所致耳。此飾非拒諫所由生也。故臣之諫君。造膝不使人聞。削牘不使人知。非徒明哲保身而已。亦無使彰於後世也。

唐時回鶻最強盛。武帝時爲黠戛斯可汗所破。其一支奔天德塞下。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域。亘六十里不見其後。回鶻及可汗又來襲振武城居之。賴李德裕在朝。隨事應接。不爲巨患。今匈奴之盛久矣。其勢將衰。萬一潰突入邊郡。則朝廷未有處之之策。此當無事之時。不得不深慮也。

甚哉。宣帝之蔽也。魏謨作相。勸立太子。不答。裴休亦有茲請。宣帝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崔愼由亦言之。愼由罷相。乃密以夔王滋屬中尉王茂元。樞密使王龜長等。而左中尉王宗實不預焉。宗實迎立鄆王。是爲懿宗。夫宰相大臣。可請不從。又不與計議。乃密以儲繼付之宦官。夫宦官能立。則亦能廢之。何其闇於大體也。此宣帝之蔽也。

石晉之時。契丹入寇。胡王死而太后囚。其後人助北漢拒周。諸郡不欲入寇而虜主強之。燕王述軌因衆心所惡。弒虜主而自立焉。南北之限。天意也。干紀妄動。其報如此。則可以自懲艾矣。

時異事殊。殆不可曉。貢禹言高祖、文帝、景帝宮女不過十餘人。隨太子勇謂楊素曰。公家馬數萬匹。漢帝

爲天子而宮女十餘。何其少也。楊素爲人臣而廐馬數萬。何其多也。

謂天子爲官家。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諸子傳。建平王大球見武帝禮佛。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

今批答云省表具之。晉時已有此語。劉頌傳詔云。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

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北史時已有此語。北齊孝昭皇帝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俗所謂平善。亦有所出也。趙飛燕傳。成帝昏夜平善是也。

俗所謂累重。亦有所出也。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注。累爲妻子家屬也。

俗所謂瓜葛。亦有所出也。後漢禮儀志上陵議注。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也。晉王導與子悅奕棋爭道。導笑謂曰。與子有瓜葛那得爾耶。

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

俗所謂見錢見穀。漢已用之。王莽傳。舍無見穀。王嘉疏。元帝時外戚貲千萬者少爾。故水衡少府見錢多也。

工夫或作功字。魏志王肅傳。泰極已前。功夫尚大也。

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然則日子者。日時也。

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也。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是也。

俗所謂日許者。爾許也。聲之訛也。啓顏錄。詠傴人云。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俗以僅爲劣。南史王瑩傳。瑩子實追從兄上岸。盤頸令卒輿杖。搏頰乞原劣得免。

俗呼抽替。南史殷淑儀傳。孝武帝之貴妃也。有寵而薨。帝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

前漢鮑宣傳注。持時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今報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更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

今所謂蒙教賜之類。蜀董和傳。諸葛亮爲丞相。下教教之。說蓋謂此耳。

無狀有兩解。賈誼自傷爲傅無狀。注。無善狀也。顯宗紀。刺史督察尤無狀者。注。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

俗言添薂、定斗反。以水投酒。謂之薂水。馬融笛賦曰。聖哲薂益。注。薂、猶增益也。

俗言句投。馬融笛賦。覩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徒鬪反。注。句、猶章句也。

俗呼牝馬爲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爲歲課駒犢。

俗以和混灰爲麻刀。出唐六典。京兆歲送麥稍三萬圍。麥越二百車。麻擣二萬斤。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封號稱太者。蓋如是耳。

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至孝惠卽位。復十五稅一。高后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中間復此條。故文帝二年五月詔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令。使衆臣

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然則法令變更無常自古以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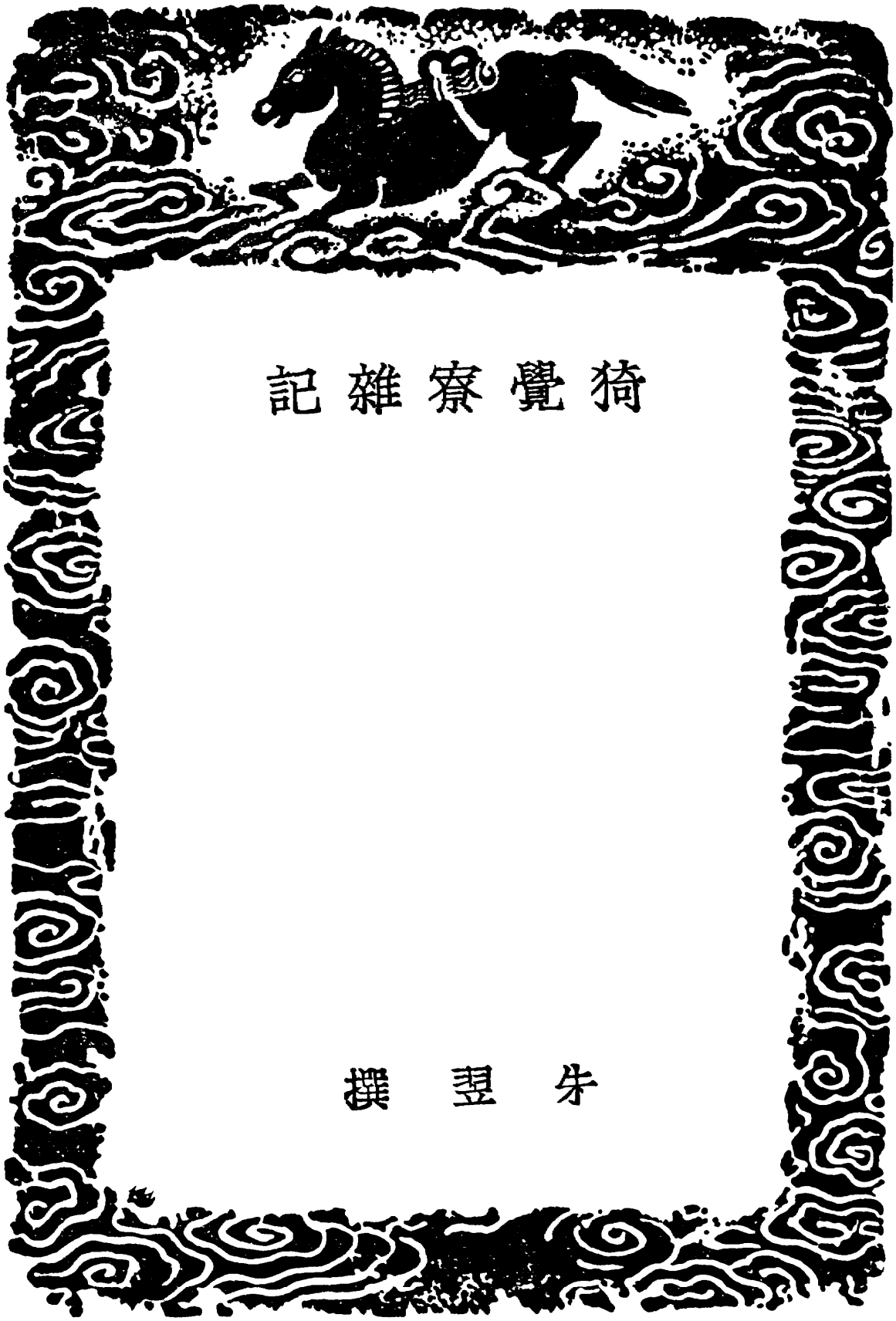
漢書多言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

武帝之時作歌者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復寶鼎后土祠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負薪塞河防作瓠子之歌五年冬南巡至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太初四年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大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來鴈之歌四年祠神人于交門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漢賜諸侯王及功臣以下金凡言黃金者皆與之眞金不言黃金者一金與萬錢也

陸機云千里蓴美但未下豉耳世說具說載此語意謂生蓴美在水中者也後人謬以千里末下爲地名可刪去但字劉禹錫歷陽詩一鍾菰蔣味千里水葵美亦陸機之意也

觀劉夢得祭退之文有以知退之之文獨步一時也云手轉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又祭子厚文云勒石垂後屬于伊人此語心服之矣



猗覺寮雜記

朱翌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知不足齋叢書聚珍版叢書皆收有此書學海知不足二本俱作四百卅五則聚珍本作四百四十四則蓋有分合之不同知不足本自何義門至鮑氏凡經三校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猗覺寮雜記二卷

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自號灊山居士。舒州人。政和中。登進士第。南渡後。官中書舍人。此編上卷皆詩話。止於考證典據。而不評文字之工拙。下卷雜論文章。兼及史事。近時鮑氏知不足齋刻本。割其下卷六十八條。移入上卷。以均篇頁。殊失古人著書之意矣。前載與丞相洪适求序書一篇。鮑氏移之卷末。亦非其舊也。适未及作序而卒。其弟邁始爲序之。稱其窮經考古。上擩騷雅。旁弋史傳。劉克莊後村集中亦極稱其考證之功。今觀其書。如杜甫已上人茅齋詩。天棘蔓青絲句。據本草改爲顛棘。未免穿鑿。蘇軾詩宜籙使爾繭如甕句。事出列仙傳。而引僞託之述異記。韓愈謝自然詩。實屬唐人。乃云出風俗通。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諸本皆作苦縣光和尚骨立。乃誤作骨力。引南史張融事爲證。鵲填河事。見顏氏家訓及庾肩吾詩。又見白居易六帖。乃與親家等字一概謂之俗說。（案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引此書作華古今注。亦以鵲填河爲出俗說。然俗說乃沈約所著書名。見隋志。）蘇轍詩傳仍存小序首一句。乃屢謂之廢序。唐虞自是國號。乃云堯姓唐舜姓虞。皆不免於疎舛。至於雷琴一條。引元稹詩註。證爲蜀匠。又賀若一條。引唐書王涯傳。證爲賀若夷。不知段安節樂府雜錄稱。貞元中。成都雷生善鑿琴。其業精妙。天下無比。彈者亦衆焉。太和中有賀若夷。尤能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之。賜朱衣。至今爲賜緋調云云。固俱有明文。不須

旁證。亦未爲能究根柢。然其引據精鑿者。不可殫數。在宋人說部中。不失爲容齋隨筆之亞。宜邁序之相推重也。

猗覺寮雜記序

右上下兩卷。凡四百三十五則。放紫微舍人桐鄉朱先生公所記也。先生嗜學。如渴之須飲。飢之須食。所謂以圖史文章爲園囿鼓吹者。蓋無時不論著。在曲江五閏久閉關謝客。正流落謫徙。力不能多載書。人家又非一瓻可借。索手無挾。棲遲僧坊。獨倀倀窮經考古。砭劀疵病。校量草木、蟲魚。上擅騷雅。旁弋史傳。證引竺乾、龍漢諸章。下及瑣錄、稗說。左掇右劘。悉爲吾用。識測意見。超閱衆甫。每一轉語。就學者爭先快覩。方惕若避謗。不肯輕爲人言。唯諸郎過庭時。得剽聽善惡天定。然後始收拾彙次。緒成一編。邁與文惠文安兩兄。時省覩眞陽。歲必過韶。踵門內謁。先生視如通家子弟。引而館之。賜之詩。有曰。彭蠡春生萬頃湖。光明相映棣華柎。鵷雛鸞鶱俱爲鳳。乳酪醍醐總是酥。忽忽五十年。仲子輒通守贛。刊此書。使爲之序。泰山毫芒。昔者竊聞之矣。文惠匄發明隸釋。答之云。嘗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辨證古今數百事。目之猗覺寮記。他日求數字冠篇首。使信於人。託以傳永。嗚呼。孰知不及爲而顧以見屬。悲夫。慶元三年四月九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魏郡公番陽洪邁序。

猗覺寮雜記卷上

宋　桐鄉朱　翌新仲撰

杜牧之云南軍不祖左邊袂四老安劉是滅劉其意以謂四老輔立太子爲非何不思之甚也惠帝嫡且長爲太子無過卽位之後能守高祖規模亦可謂賢矣安能料其身後漢有呂氏之禍也哉使惠帝不可立張良決不肯從呂后之請又豈肯起四老人哉南軍不祖左袂意謂周勃入北軍時設有不祖者柰何此兒童之見也勃所慮者不得入北軍耳既入則無事矣勃之設問必已得北軍之情萬一不左祖必有後命豈若世之庸人無思慮者牧之可無慮也又元微之四皓云秦皇轉無道諫者鼎鑊親茅焦脫衣諫先生無一言趙高殺二世先生如不聞劉項取天下先生臥白雲海內八年戰先生全一身如何一朝起屈作儲貳安存孝惠帝摧頹戚夫人捨大以誅細虬盤而蠖伸惠帝竟不嗣呂氏禍有因與牧之意同微之責人太深過於牧之惠帝爲太子無過豈可勸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哉樂天答云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微之豈不慚耶晉桓元作四皓論示商仲堪亦微之意仲堪闢之其言極有理

杜云自在嬌鶯恰恰啼說詩以謂恰恰鶯聲也廣韻云恰恰用心啼榭非其聲也

陳無已平生尊黃魯直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人或疑之不知曾子固出歐公之門後山受業南豐此詩乃潁州教授時觀六一堂圖書作爲南豐先生燒香宜哉

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

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事見太官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

世謂燕子春秋分卽去之海上海上有燕子國如小說所謂烏衣國者是大不然往往入於深巖穴枯木中向寒不復出泥塗其身毛羽皆脫至春暖卽生羽飛去晉郗鑒爲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終無叛者此可見矣元微之云有鳥有鳥名燕子口中未省無泥滓春風吹送廊廡間秋社吹將嵌孔裏亦其據也

退之憶昨行驛馬拒地驅頻蹟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之意

永貞行皆順宗時伾文事其言元臣故老不敢語晝臥涕泣何汍瀾謂高郢、鄭珣瑜、杜佑輩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謂柳子厚謫永州

退之云長安富豪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唯能醉紅裙雖然一餉樂有如聚飛蚊楞嚴經云一切衆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於方寸中鼓發狂鬧退之雖闢佛然亦觀其書

唐新史以退之自監察御史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皇甫湜爲退之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斥爲陽山令退之赴江陵途中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云云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

頭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云云。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爲忠寧自謀。又云。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則因論旱貶陽山無疑。不知史何據而云論宮市。

魯直與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爲八采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字。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爲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可證采字爲是。

琴曲有賀若。最古淡。東坡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以賀若比潛。必高人。或謂賀若弼也。考弼之爲人。殊不類潛。亦無狀小人。背烏丸軌之議。而軌見誅。爭韓擒虎之功。至挺刃而出。不平楊素爲相。而有唯堪啗飯之誚。至於富極貴盛。家積珍玩不可計。妾曳羅綺數百。卒以私議大帳。爲煬帝所誅。余考之。蓋賀若。夷也。夷善鼓琴。王涯居別墅。常使鼓琴娛賓。見涯傳。文瑩湘山錄。載太宗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賀若弼所撰。其聲音及用指之法。古今無以加。世亡其名。琴家祗命曰賀若。文瑩不深考。遂以爲弼。而世因是傳以爲弼也。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時待詔。不知何所據。據序。則是姓賀、名若。

依倂似曲還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高駢風箏詩也。上句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駢守蜀。因築羅城。朝廷疑之。知有移命。故託風箏以見意。後移渚宮。出瑣言。

杜云鳳皇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張文潛石竹云眞竹不結實爾獨豔陽春竹花皆實豈有時不實如稊稗耶子美以鳳不得食爲可憐爾符堅享羣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不直之物未足獻遂擢上第唐張洪靖節度盧龍參佐韋雍輩詬責將士曰天下無事爾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衙之後遂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殺身東坡孔毅夫集句云路旁拾得半段鎗何必開鑪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爾入手當令君喪魄哥舒翰以半段鎗破吐蕃見本傳

唐人詩多自用名及呼人名與第行皆情實也杜云甫昔少年日白也詩無敵退之云愈昔從軍大梁下籍也隴頭瀧之類今皆不然不特不自呼其名若呼人名則必取大怨怒世道淺促至誠之事掃地矣退之云我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漢地里注朱提出銀師古云提音匙漢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爲銀貨師古注朱音殊提音上支蜀李嚴傳嚴子豐爲朱提太守注云蘇林漢書音義云朱音銖提音如蜀人謂匕曰提從師古音則提字可入支字韻押有問唐酒價者對以三百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唐酒價見於唐會要正元二年京城權酒斗百五十比子美時已減其半漢昭時賣酒升四錢又何賤也豈古之升斗小耶古今人以詩名世者用字未嘗無所出杜詩嫩藥商量細細開商量字出兌卦商兌注子美自謂讀書破

萬卷信矣。

唐雷氏琴至今有存者皆至寶也見於文字者惟元微之小胡笳引注云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請姜宣彈方知雷蓋蜀人也。

李、杜詩當時名公皆心服退之云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又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又云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常恨二人不相從又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杜牧之云李、杜泛浩浩又云天外鳳皇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韋蘇州亦多稱頌元微之云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又與樂天書云得杜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乃不及太白何也。

荔子漢和帝時取之南海唐天寶取之涪元和中取之荊南見元微之論海味表太平御覽妃子生於蜀好荔子南海所生勝蜀每歲飛馳以進則涪不進久矣文粹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支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度皆從林邑山則唐又取於廣西。

張曲江爲李林甫所忌甚危曲江作歸燕詩贈之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意稍解陳文惠用呂申公薦入相文惠作新燕詞歌以侑酒云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燕子一也或以解怨或以感恩。

舞馬既登牀人皆謂馬舞牀上樂天雜錄云有馬舞者櫳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蹴踘皆應節是登

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唐子西作舞馬行云。天寶舞馬四百蹄。綵牀襯步不點泥。誤矣。魏志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王世。得大宛紫騮馬一匹。教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是知馬可教以舞。不獨唐也。

燕作巢避戊己又惡艾。雀欲奪其巢。則銜艾在其中。燕卽去。見白樂天集。顧況燕于巢詩序云。不以甲乙銜泥。其詩云。燕燕于巢。綴緝維戊。與樂天所言不同。

退之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云。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夜聞汴州亂。繞壁行徬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退之從董晉辟汴州。掌書記。晉死。退之送喪至洛。晉死八日而汴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判官楊凝等。退之幸而去。賢者必陰有護持也。

退之寄周循州云。陸孟邱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四人皆董晉幕中同官。陸長源、孟叔度、邱穎、楊凝。退之戒人服丹。其言甚切。乃乞丹於循州。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信矣。

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多用此事云。

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既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瑣紅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李嶠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獨早芳。張方注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南唐馮延巳詞云。北枝梅蕊犯寒開。則南北枝事。其來遠矣。

疾風知勁草。後漢王霸傳。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子獨留。疾風知勁草。一也。南史庾登之子仲遠。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卽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草。二也。唐蕭瑀傳。太宗曰。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不見容。瑀於此時。不可以利怵死懼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三也。裴謂傳。代宗幸陝。謂挾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四也。李絳傳。絳論古今以宦官統師等事。憲宗怒。絳謝。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五也。近州郡秋試進士。有出疾風知勁草詩者。止本蕭瑀傳。不知有五事。戲表出之。

蛟龍得雲雨有二。劉元海傳云。晉武用李憙之說。以元海平涼州。孔珣曰。元海若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爾。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吳周瑜傳。劉備借荆州。瑜請築館于吳。多具美女珍玩以娛其心志云云。今不知出此。猥以土地資業之臣。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東坡鑒空閣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稱桂兔蟇俗說皆可屏。西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東坡用此桂、兔、蟇。其來久矣。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蠩、陽也。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精也。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樹後生。東坡故云俗說。

退之南山詩每句用或字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鬬而下五十句皆用或字詩北山之什自或燕燕居息而下用或字廿有二此其例也

杜詩睥睨登哀柝又連連睥睨侵或從土爲埤堄城上短牆也華嚴經第十卷注音釋埤音普米反堄音宜啓反廣韻音婢詣埤堄女牆也見博雅宣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注城上僻倪

抱朴子云韓子子冶嘗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生三駒百三十歲乃死東坡地黃詩云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鑑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非樂天語也樂天用抱朴子事爾吳淑馬賦亦引抱朴之言雜俎亦云方言以甘草地黃啗五十歲馬生三駒

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繼云上林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又載郭璞注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卽此橘也考二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爾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浙江之濤自古以爲子胥餘怒蓋俗說也雖退之作詩未免用俗送惠師云回臨浙江濤屹起高羣岷壯士死不息千年如隔辰

退之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不能文而能書者多矣未有不識字而能書者

洪駒父詩話天棘事了不可解問魯直魯直亦不解問王仲至仲至云非烟非霧自一種物出異書然夢青絲何謂也疑夢乃蔓字傳寫誤余按本草天門冬亦名顛棘春生藤蔓如絲杉而細正與詩合天門冬一名顛棘故有天棘之稱藤蔓細於絲杉故有蔓青絲之語子美以對江蓮搖白羽決是當時所見顧肯以非烟非霧爲對耶改蔓爲夢尤穿鑿

元都壇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穿鑿者云王母禽也尾如旗昔遊詩云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又將以王喬爲禽乎王母王喬皆仙人也其言仙人降於壇爾何必以禽對禽然後爲屬對精切

古無長短句但歌詩爾今毛詩是也唐此風猶在明皇時李太白進木芍藥清平調亦是七言四句詩臨幸蜀登樓聽歌李嶠詞山川滿目淚沾衣亦止是一絕句詩今不復有歌詩者淫聲日盛閭巷猥褻之談肆言於內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以爲非可怪也

淇澳衞詩也綠竹猗猗注云綠王芻竹篇竹也疏云郭璞曰似小藜赤節好生道旁可食寇恂傳云伐淇園之竹爲矢百萬考此則綠竹乃竹之可爲矢者綠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爲王芻竹爲篇竹乎以綠竹之盛此衞武之美有何不可乃取道旁小藜乎竹竿亦衞詩也籩籩竹竿以釣于淇淇卽淇澳也取淇

竹爲釣竿與伐以爲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

杜詩云黃鳥時兼白鳥飛黃鳥鶯也白鳥鷺也振鷺注云鷺白鳥也蚊亦名白鳥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注白鳥謂蚊蚋又金樓子齊桓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白鳥營營飢而未食遂開翠紗之幮進之東坡云不怕飛蚊如立豹又隨白鳥過長虹詩話引前証謂白鳥爲蚊吳江多蚊爾不知政爲鷺也上句云飛蚊如立豹矣何用更說蚊也

近世譏有書不讀者多引退之送諸葛覺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排牙籤新若手未觸以言手未嘗把書故如此新耳是未嘗考其全篇也其下云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則是未嘗不讀書也鄴侯李繁也史云陽城論裴延齡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延齡白帝城以疏示於朝摘其條目自訴城奏入帝怒不省以是觀之爲人強記覽不誣也新若手未觸恐是言愛護之至塵埃不及或是一讀卽記不假再閱故書皆如新送諸葛往從讀書且謂學問得所欲決非有書不讀者近世不考本末小兒輩雷同以手未觸之句譏人故爲辨之退之又爲繁作處州孔子廟碑云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益知非不讀書者史書爲隨州刺史不書爲處州觀碑所稱道與史所記其人甚不相類當以退之言爲正

易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速子美云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鵰以簪爲冠簪之簪按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以弼言爲是

房融在韋后時用事。謫南海。過韶之廣果寺。今之靈鷲也。有詩云。零落嗟殘命。蕭條託勝因。方燒三界火。遽洗六情塵。隔嶺天花發。凌空月殿新。誰憐鄉國思。終此學分身。融之文章。見楞嚴經。詩止此一篇。李嶠沈宋之流。方爲律詩。謂之近體。此詩近體之祖也。

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正宜新著雨。嬌饒全在欲開時。百花惟海棠未開時最可觀。雨中尤佳。東坡云。雨中有淚益悽愴。亦此意也。五代詩格卑弱。然體物命意。亦有工夫。卒章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故王介甫梅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用此也。穿鑿者乃云。子美之母。小名海棠。故子美不作海棠詩。未知出何典記。世間花卉多矣。偶不及之爾。若撰一說以文之。則不勝其說矣。如牡丹、芍藥、酴醾之類。子美亦未嘗有詩。何獨於海棠便爲有所避耶。退之於李花賦之甚工。又將爲何說耶。

杜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南史何胤傳。居若耶溪雲門寺。杜全用此六字。又前漢食貨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子美遣興詩。取兩句爲兩篇首句。

誰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華嚴經十四卷音釋云。多羅花形如椶櫚。葉長稠密。久雨無漏。此翻爲高聳。

送王砅（音理）使南海云。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盧、宋盧奐、宋璟也。二公以清德名。舊唐書云。開元以來四十餘年。廣府節度清白有四。二公預焉。寶貝休脂膏。以言不貪而寶貨多也。

退之陸渾火云。女丁婦壬傳世昏。左氏。火、水之妃。妃、音配。以丁之女爲壬之婦也。

劉夢得云。盛時一失難再得。桃笙葵扇安可常。東坡云。揚雄方言以簟爲笙。則知桃笙者。桃竹簟也。南史顧憲之傳。疾疫死者。裹以笙席。益知笙卽簟也。左太沖吳都賦云。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李善注云。桃枝簟也。東坡不喜文選。故不用吳都賦。嶺外有桃竹。堅韌可作拄杖。善謂是桃枝。則恐桃枝不能爲簟。當從坡爲桃竹。

東坡雪詩云。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蓋用皮日休元魯山詩云。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意也。

魯直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暫來。全用樂天寄元九一聯云。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亦演爲七言。

宋景文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李義山云。落時猶自舞。宋用此。

退之感春云。前隨杜尹拜表迴者。杜尹兼也。兼尹河南。退之爲都官員外郎。祠濟瀆題名。退之所書。兼列銜其前。

顧況作哀閩云。囝音蹇。生南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爲臧爲獲。方言。楚人謂男爲臧。女爲獲。既云絕其陽。則可爲臧獲。又云爲獲。是陰陽不分。男女不辨也。

退之杏花云。鷓鴣鉤輈猿叫歇。本草。鷓鴣鳴云鉤輈格磔。李羣玉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林逋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當時人盛誦之以今所聞之聲不與四字合若云行不得也哥哥不知本草何故知謂此聲鷓鴣非啼於木上止啼於草茅中逋錢塘人浙無此禽蓋傳聞之誤段成式則云鳴云向南不北逃

東坡琴云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窖中雉登木出管子地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窖中聽角如雉登木日月光天德云云陳後主國亡入隋從隋文東封登芒山所獻詩也天下教兒童者以此題學書紙宣和末京師盛歌新水皆北狩之讖

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王立之詩話云崖蜜櫻桃出金樓子坡意正爲蜜爾言餘甘者甘味有餘非果中餘甘也立之見餘甘爲果遂以崖蜜爲櫻桃杜詩云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又云崖蜜松花白皆蜜蜂之蜜也然則崖蜜豈專是櫻桃且櫻桃非十分甜者又不與橄欖同時

杜李潮小篆歌苦縣光和尚骨力骨力二字南史張融齊高見其書曰卿書殊有骨力

韓增封龍額侯師古注字或作雄退之晚秋聯句云策勳封龍額歸騎獵麟脚以麟脚對龍額則不爲雄退之云李翺觀濤江翺復性書云南觀濤江入于越退之爲此也

謝安捉蒲葵扇世妄以爲蜀葵廣韻栟櫚櫚櫚蒲葵也是櫚櫚扇也豈如今之高麗摺疊扇耶李翺爲楊於陵誌於陵知廣州撤蒲葵陶瓦覆屋是以櫚蓋屋益知蒲葵卽櫚櫚也

樂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以言聲妓之多蓋用古歌詞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是

一人頭插十二釵爾非聲妓之多十二重行也

太白云總謂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下句用晉明帝舉頭見日不見長安上句用陸賈新語讒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

詩人多用元次山帶笞箸語作平上聲用廣韻音冷醒太平御覽載通俗文云竹器謂之笞箸上都鼎切下幸鼎切皆不作平聲惟笞字有靈音不知次山集笞音丁郎箸音桑荒

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十洲記云麟鳳洲上仙家煮鳳喙及麟角作膠名集弦膠或名連金泥能連弓弩弦折刀劍見御覽

東坡鶴歎云戛然長鳴乃下趨何至以身爲子娛世說有遺支道林雙鶴林曰既有凌霄之資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玩養令翮成使飛去

飯抄雲子白注引荀子友風而子雨雨豈可抄也武帝內傳西王母謂帝太上之藥有風實雲子

一箭正墮雙飛翼隋長孫晟射鵰一發雙貫

側目似愁胡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

黃祖之子射命禰衡賦鸚鵡其後祖殺衡射救之不及嚴武在成都不堪少陵之慢題杜二錦江亭云莫倚善題鸚鵡賦以衡比甫有意殺之且戒之也甫酬云阮籍焉知禮法疎是無改悔意也若武冠不鉤於簾其母來少緩甫死矣祖之子救衡遲故衡死武之母救甫速故甫不死命矣夫

退之兄會嘗爲起居舍人。謫韶州司馬。退之幼從其兄到韶。兄死。退之後至曲江云。憶昨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云云。會史無傳。不知坐何事貶。考之史。坐元載也。載傳云。與載厚善。貶者某人某人會其一也。

白云。前月浮梁買茶去。舊唐史。風俗貴茶之名。劍南之蒙頂云云。浮梁之商貨不在焉。是唐之茶商多在浮梁也。

杜云。粔籹作人情。楚詞。粔籹蜜餌。郭璞新語。粔籹、膏環也。通俗文。寒具謂之餲。音曷。則粔籹寒具。今之環餅也。東坡云。上有桓元寒具油。則寒具爲環餅無疑。

宜都山記。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盡。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杜詩聽猿實下三聲淚。用此也。

陶淵明九日閒居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東坡云。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華。卽菊也。按眞誥。太元玉女有八瓊九華之丹。又云。授九華丹方。於江上鍊丹。又云。李八百居棲元山。合九華丹成。以此考之。非菊乃丹也。

退之謝自然詩云云。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金泉山。晝夜不寐。忽有雲氣散漫。彌久仙去。見風俗通。子美以苔臥綠沈槍。對雨拋金鎖甲。詩人謂槍臥於苔中不用也。故云綠沈。續齊諧記。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綠沈漆榼。以此考之。則綠沈者。漆名也。猶今所謂朱紅銀纏桿之類。對金鎖甲。精切掇英

集載狀雲門山物。柏梁體。鄭槩云。亭亭孤笋綠沈槍。

介甫雙廟云。兩公天下駿。無地與騰驤。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鶯鵝、鷓鴣。皆宿於喬木叢竹上。晚則俱集。喧噪至黑方定。燕子未嘗集於木上。杜云。沙頭宿鷺聯拳靜。又云。宿鷺起圓沙。又云。風鶯藏近渚。雨燕集新條。皆取其意爾。

世以孔、翠爲孔雀。不知是孔雀、翡翠也。退之云。買養馴孔翠。遠苞樹蕉栟。二物之驗也。李善注文選亦然。

唐造茶與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卽蒸熟焙乾。唐則旋摘旋炒。劉夢得試茶歌。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又云。陽崖陰嶺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竹間茶最佳。今亦如此。唐末有碾磨。止用曰多是煎茶。故張志和婢樵青。使竹裏煎茶。柳子厚云。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坡詩便欲去爲湯餅客。多用德宗王后生日典。半臂作湯餅爲證。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夢得送張盥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祠天麒麟。

寧馨。今往往讀作仄聲。夢得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則平聲無疑。

荊公多用晉白雞事。酬許奉議云。後會敢期黃耇日。相看且度白雞年。遊齊安院云。老值白雞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次張唐公韻云。君騎白鳳今何處。我適新年遇白雞。蓋公生於辛酉也。騎白鳳事見孫光憲北夢瑣言。沈詢除節旄。曹唐作遊仙詩。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東坡云。自怪騎白鳳。

君子偕老疏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元徽之三泉驛云。新葉麴塵花落地。樂天山石榴云。千房萬葉一時新。嫩紫殷紅鮮麴塵。夢得云。龍墀遙望麴塵絲。

介甫云。日高青女尚橫陳。又云。水歸洲渚得橫陳。用楞嚴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事。唐李義山小蓮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唐張薦靈怪集。東蔡女鬼與裴紹祖詩云。橫陳君不御。惟知思不絕。漢魏文章。宋玉諷賦。主人之女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旁。橫陳蓋本於此。

左氏室如懸罄。言室中之物垂盡。以罄訓盡也。其下云。野無青草。則罄恐是器物。但非今之僧罄也。若以古之鐘罄言之。則罄皆曲折。片石無中虛之理。說文。罄、虛器。以是知爲器物。但不知於今爲何器。子厚云。三畝能留懸罄室。九原猶寄若堂封。李義山云。不憂懸罄乏。乍喜覆盂安。

元菟郡多作平聲。義山云。可惜前朝元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則作仄音。燈檠平聲也。義山云。六曲屏風江雨急。九枝燈檠夜珠圓。則又爲仄音。

唐人多不用顏師古注漢書音。如魁梧、音悟。票姚、皆去聲。杜云。夫子魁梧。則梧爲平聲。李、杜皆押票姚爲平聲。楊巨源詩問漢家誰第一。麒麟閣上識鄭侯。則音贊者又不用也。

楊太眞妃。本壽王瑁妃也。元宗納之。爲壽王別取韋昭訓女。李義山驪山詩云。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唯壽王。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東、陝西方出。遂及京師。陳堯佐漕河東時。始除其稅。元豐元年。徐州始發。東坡作詩

記其事。水經魏土記枝渠東南火山。出石炭。火之熱同樵炭。則石炭六朝時已有。

杜八桂云。五嶺皆炎熱。五嶺說多不同。後漢吳祐劉表傳注。西自衡山之南。東至於海。一山之限。標名有五。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亦分五嶺。與裴不同。水經。郴縣黃岑山騎田之嶠。五嶺第二嶺也。桂陽部山。卽部龍之嶠。五嶺第三嶺也。營道縣萌渚之嶠。五嶺第四嶺也。越城嶠。五嶺之西嶺。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又云。始安嶠卽越城嶠。又云。大庾嶺、五嶺之最東。當以水經爲正。則八桂諸家。皆不以爲嶺。今自湖南入廣西。未嘗有險阻。

子美有小至詩。說者謂冬至前一日爲小至。盧照隣年日述懷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是以元日爲小歲。以此觀之。子美之小至。卽冬至也。盧詩見歲時雜詠。

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眞字韻。寅則訓恭。然唐人亦作寅字押。冷朝陽云。玉律催佳節。青陽應北辰。下云寒餘月建寅是也。

唐人不分韻作詩。止用一字。如陳子昂晦日高文學。置酒林亭。賦者十人。止押霞字。周彥暉晦日重宴亦十人。同押池字。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唐人以正月晦爲節。德宗改用二月一日。號中和節。呂渭和德宗詩云。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

李義山云。取酒一封駘前漢大月氏一封橐駘注。脊上有一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俗號封牛。

子美孟冬云。破瓜霜落刃。歲時雜詠。乃云。破甘霜落爪。恐雜詠爲是。孟冬無瓜矣。

子美贈畢四云。饑寒童僕賤。顏狀老翁爲。漢魏文章。王文考王孫賦云。顏狀似乎老翁。是以猴戲畢。洪駒父詩話。退之云。誰謂貽厥無基阯。是歇後語。晉五行志。何曾曰。國家無貽厥之謀。以此知退之用字。亦必有本也。

子厚云。且盡薑牙斂手徒。又云。薑牙盡是捧心人。以手如薑牙。斂手、又手也。又言捧心。則知爲手無疑。相書手如薑牙者貴。

退之云畫蛇著足無用處。爲蛇畫足。見戰國策。與史記楚世家。及陳軫傳。莊子以爲脅而行。方朔射守宮曰。謂之爲蛇又有足。以言蛇無足也。按本草蝮蛇陶隱居注云。蛇皆有足。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其中。足出。酉陽雜俎云。蛇以桑柴燒之。則有足出。余在曲江。老兵捕一蛇燒之。四足垂出。如雞足狀。以此知古人有未盡窮之事。孟子言緣木求魚。以其不可得也。本草鰻鱺魚陶注云。能緣樹食藤花。唐注亦云。有四脚。能緣樹。雜俎。鯢魚能上樹。莊子衆雌無雄。又奚卵焉。今雞鴨有無雄而卵者。但不能抱成子爾。

芰、卽菱也。花白。生水下。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姸然如婦。斂然如女。是以芰爲蓮花。

牽牛、河鼓。詩人多用爲七夕事。按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呼牽牛爲擔鼓。擔者、何也。何、音荷。以平

聲讀從水者非。

太白古風云。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退之云。穆昔南征軍不歸。沙蟲猿鶴伏以飛。抱朴子云。穆王軍敗於南。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蟲。二公用此。

退之盛山十二詩序云。不知出於巴東以屬朐腒。唐韻。朐、音蠢。腒、音閭。巴東郡之縣名。地下溼。多朐腒蟲。因以爲名。盛山今之開州。唐地里志云。古巴東郡之朐腒縣也。顏師古於漢地里志朐、音劬。當以唐韻音爲是。

東坡云。青浮卵盌槐牙餅。紅點冰盤藿葉魚。槐牙冷淘見杜詩。藿葉膾見禮記注。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聶、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然後爲膾。

唐至德二年。改蜀郡爲南京。杜云。南京犀浦道。爲蜀郡也。又云。南京久客耕南畝。注云。明皇幸蜀。以成都爲南京。非也。

唐人重端石硯。見劉夢得謝唐秀才惠端州紫石硯云。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踏天磨劍割紫雲。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紫。山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貯水處有赤白黃點。世謂鸜鵒眼。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相硯之法盡於此。李賀青花紫石硯者。蓋硯之上品也。東坡論許敬宗硯云是端石。敬宗、高宗時人。則唐重此硯。其來久矣。魏道輔東軒筆錄。記端硯三坑石甚詳。

東坡云此生有味在三餘用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晴之餘皆爲閒暇無事時也人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以讀書余嘗驗之則知古人不虛語也

京師以探刺者爲覷步唐有此語強梁御史入覷步安得夜開沽酒戶

唐國忌禁用刑作樂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依前不得花前醉皆元微之詩禁作樂今猶唐也禁刑之令弛矣

杜會須上番看成竹元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番字則上番不專爲竹也退之筍詩云庸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

桂林以地有八桂退之云蒼蒼森八桂山海經云八樹成林唐韻亦云故淵明詩云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

外臺見唐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監院屬三司如楊子院是也皆財貨轉易之地故今監司亦號外臺皆以察風俗舉不法劉夢得和南海馬大夫云漢家旌旆付雄才百越南溟統外臺以馬總帶御史大夫也

唐本草注雁與燕相反燕來則雁往燕往則雁來故坡云秋鴻社燕巧相違

退之詩不辨贅棄施用楚詞贅棄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歎立之不用於世不爲人所知

魯直醉醾云風流付枕幃又云夢寐宜人入枕囊說者謂幃幕如枕屏之類非也楚詞蘇糞壤以充幃注

幃謂之膳膳、香囊也。又云。楸欲充其佩幃。注謂盛香之囊。則知枕幃乃枕囊也。張平子思元賦云。繽幽蘭。李善注說文曰。繫幃曰繽。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縭。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縭。繽者、繫囊之繩是也。

坡云。刺舌君今宜自戒。灸眉我亦更何辭。灸眉、見晉郭舒傳。王澄以舒爲狂。使人掐鼻灸眉頭。刺舌、見隋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戒以口過。坡平生以語言得禍。故畏如此。

退之序云。攜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有好奇者。云讀如吾日三省之省。且以三省丁寧爲句。又謂唐無三省之名。是未之考也。六典既修以來。侍中、中書令、尚書令。謂之三省長官。唐言三省處甚多。且如陸扆傳。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是也。張籍寄白舍人云。三省比年名望重。李頎綏歌云。三省官寮揖者希。見文粹。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攜被入直。何用日三省爲。既云日三省。不知丁寧者爲何人。皆妄鑿也。

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張籍秋山詩云。秋山無雲可無風。兩可字義不同。然皆新而不怪。世傳不逢韓玉汝。有應聲對者曰。可怕李金吾。以金吾對玉汝爲切。唐有孫玉汝。則玉汝爲名字。不始於韓也。見李景讓傳。

退之云。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無事飲。扉首也。袁粲尹丹陽。郡南一家。頓有竹石。率爾步往。

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

杜牧之斑竹簟云分明知是湘妃淚何忍將身臥淚痕述異記舜葬蒼梧娥皇女英淚下沾竹文悉爲斑

坡云宜鼉使汝繭如瓮述異記云園客種五色香草有五色蛾集其上鼉時有一女來養鼉得繭百二十枚大如瓮女與客俱仙去

坡云彭仇不難逐宣室志僧契虛遊稚川山頂見宮殿有具簪冕者曰稚川眞君也眞君曰爾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對眞君曰不可留也

坡曰玉骨何勞獺髓醫拾遺記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傷鄧夫人頰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

坡云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弔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先生生而不邪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爲謚妻曰謚曰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盡形何以謚爲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辭不爲是有餘貴君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謚爲康不亦宜乎魏書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爾

坡云揚州銅器越州羅爭唱洪農得寶歌見韋堅傳云云

退之與孟郊聯句前輩謂皆退之粉飾恐皆出退之不特粉飾也以答孟郊詩觀之如弱拒喜張臂猛拏

閔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咬則聯句皆退之作無疑也

元厚之與介甫詩云陳前輿服嘉桓傅拜後金珠有魯公是時修三經義成有賜予元澤亦加職厚之此詩爲切當桓榮以所賜輿服陳之前曰此稽古之力也公羊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柳子厚云沈吟亦何事隗囂傳邯得書沈吟十餘日符丕傳啖青謂諸將曰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龐統傳若沈吟不去當致大困

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晉律歷志有雞始三號

坡云留連一物吾過矣北史盧思道謂王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答曰云云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

坡云百尺飛泉瀉漏天任升梁益記漏天在雅之西北山高谷深陰晦常雨又云憒憒到天公晉天文志康帝三年歲星犯天關庾翼與其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梁益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徵又云天形倚一笠晉天文志天似蓋笠

左氏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杜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用此也句法有相似者元云房杜王魏之子孫杜云殿脚插入赤沙湖元云日脚插入秋波紅

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元云醉摘櫻桃投小玉義梳叢髻舞曹婆

風之逆舟。人謂之打頭風。坡云。臥聽三老白事。半夜南風打頭。元云。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亦俗諺。

洞庭湖。元云。鴛浪沈西日。吞空接曙河。比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則元爲費力。

蜀人云。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杜云。如馬戒車航。白樂天云。五月斷行舟。灩澦正如馬。

親家翁開素。鵲填河。皆俗語。白樂天用俗語爲多。贈皇甫郎中親家翁詩。晚接嘉姻不失親。又云。月終齋滿誰開素。須記奇章置一筵。又云。禿似鵲填河。

少游云。夢魂思汝烏工往。世故著人羊負來。膾炙人口。烏工往、舜濬井事。羊負來、乃蒼耳子。見千金要方果菜門。

蒲柳望秋先零。二物弱。最早凋。或以蒲柳爲楖栁。甚可怪也。馬融賦。樹以蒲柳。注。蒲也。柳也。何嘗以爲一物。況以對松柏經霜彌茂。說文亦云。楊、蒲柳也。

坡云。賀雨詩成卽諫書。樂天有賀雨詩。末章云。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賀有其終。此卽諫疏也。

陵寢爲柏城。見唐韋彤傳。寢宮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白公陵園妾詩。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瑟。

淡菜。貝中海錯之美。韓退之孔戡墓志曰。淡菜、蚶蛤之屬。李長吉詩云。淡菜生寒日。以天色極寒方出。元

徵之論海錯。亦云。淡菜海蚶之屬。

子美沙苑行。爲馬詩也。末章云。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同州志云。沙苑有泉。泉多大魚。杜意魚與馬皆可成龍。

介甫云。投老歸來一幅巾。黃塵投老判悠悠。投老歸來天柱峯。投老、見後漢仇覽傳云。苦身投老。王羲之傳。懷祖正當作尚書。投老可得僕射。

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介甫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議者謂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年事。乃南史謝朓吏部也。沈約見其詩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以介甫爲誤。以余考之。歐公必不以謝比介甫。介甫不應誤以謝爲韓也。孫樵與高錫望書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歐公用此爾。介甫未嘗誤認事也。見樵集。

坡云。腹搖鼻息庭花落。償盡當年未足心。孫樵云。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退之送馬總南海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馬人、見佛書。毗舍離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二。乃得衣。王生中士。馬人感戀。號馬鳴菩薩。見傳燈十一祖。龍戶、卽蜑戶也。

杜云。竹根稚子無人見。稚子卽筍。或以爲竹鼠非也。牧之云。小蓮娃欲語。幽笋稚相攜。以蓮比娃。以筍比稚子。與子美意同。

陳子高云。我亦快飲月氏頭。史記。匈奴破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春秋後語。智伯圍趙襄子。智伯大敗。漆其

頭爲飲器。漢張騫傳。晉灼注。爲虎子。周官玉府掌褻器。鄭司農注。虎子也。魏蘇則爲侍中。親省起居。執虎子。吉茂嘲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

介甫云。虎士開閶闔。雞人唱早朝。虎士。衛士也。魏許褚傳。太祖引入宿衛。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又周禮虎賁氏。虎士八百人。

淮人歲暮。家人宴集曰潑散。韋蘇州云。田婦有嘉獻。潑散新歲餘。

詩人論魯直酴醾云。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鑪香。不以婦人比花。乃用美丈夫事。不知魯直此格。亦有來歷。李義山早梅云。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鑪更換香。亦以美丈夫比花。魯直爲工。

酒斟滿。捧觴必蘸指甲。牧之云。爲君蘸甲十分飲。夢得云。蘸甲須歡便到來。

古酒餅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夢得云。酒每傾三雅。

蔡興宗作杜詩考異。嬋娟碧鮮靜。蕭摵寒籜聚。蘚字從別本。蓋字畫小缺。而釋者云。嬋娟碧鮮皆竹也。尤謬。非釋者謬。興宗謬也。按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正謂竹也。乃以爲碧蘚。兒童之見也。捨舊集而從別本何也。五代扈蒙作碧鮮賦得名。嬋娟、美貌。以言碧鮮之美。豈以碧鮮爲蘚哉。文選成公子安嘯賦云。蔭修竹之嬋娟。注云。嬋娟、美貌。

杜云。拄到玉女洗頭盆。眞誥。玉女居華山祠前五石臼。號玉女洗頭盆。

太白云。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見漢武故事。武帝四歲。長主抱著膝上。問曰。阿嬌好否。對曰好。若得阿

嬌爲婦。當作黃金屋貯之。乃定昏。

坡云。一似獼猴騎土牛。魏晉新語。尙書鍾毓謂州泰。君釋褐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耶。

杜夔州詩云。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注云。釋氏有六祖。今云七。莫知其故。六祖傳法淸源思不傳衣。謂之七祖。雙峯、惠義寺也。杜有惠義寺送辛員外詩云。雙峯寂寂對春臺。

子美鹽井詩。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便見當時川中鹽價。與商賈所販之息。使後世有考焉。眞詩史也。

唐子西作溫泉記。其下未必有硫黃。以爲水受性本然。李賀云。華淸宮中磠石湯。以此觀之。泉之溫。其下必有硫黃、磠石之類無疑。

杜云。自平中官呂太乙。收珠南海千餘日。唐宦者呂太一。反嶺南。以韋倫爲韶州刺史。見倫傳。印本多以官爲宮。或者又妄以爲宮中。

杜山水障云。咫尺應須論萬里。南史。蕭賁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而遙。

退之百葉緋桃云。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周禮天官注。奚三百人。若今之侍史官婢。後漢尙書郎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婉麗。執香鑪。護衣服。（元本上卷盡此則。爲文用偏旁以下。從下卷。并入以勻卷帙。）

爲文用偏旁字。顏延年白馬賦。秀騏齊于潘安仁射雉賦。張衡舞賦。並用彳于二字。彳。丑亦切。于、丑錄切。

韓詩刻畫架崖厂。今人不敢用。

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結句。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自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

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鶂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鶂失素。是未盡識鶂也。

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多不知爲何等魚。考之乃鱖也。廣韻注。鱖、巨口細鱗。山海經云。鱖、巨口細鱗。有斑彩。以是知東坡一言一句。無所苟也。

東坡作鍾子翼哀詞。用四字七字爲句。崆峒磨天。章甫漱石。致兩確。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王文考靈光殿賦。彤彤靈宮。歸嵬穹崇紛厖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

東坡笑笑先生贊。竹亦得風。天然而笑。世皆以天爲天然。非也。說文笑字。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

吳丞相爲歐永叔行狀云。仁宗遇公厚。論及當世才。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韓魏公爲墓誌。載仁廟語。卽云。如歐陽某。何處得來。不加文飾。有以見仁祖質厚之言如此。得直述之體也。

退之毛穎傳。吾子孫神明之後四字。子產獻陳捷於晉語也。退之爲文。用古人語如己出。所以爲奇。

武后見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讀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李襲吉爲李克用與梁書。朱全忠讀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踐蹂於明時。歎曰。李公辟處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文章號令。豈可不擇人。李德裕勿以子孫之謀。而存輔車之勢。三鎭凜凜。不敢結連。封

敖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將士爲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於長槍大劍如此

韓退之文章上繼班馬蓋不待言然當時亦有異論平淮碑遂至磨仆此憲宗迫於諸將之意爾至皇甫湜乃謂退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湜學退之不知退之未嘗爲無用之文也況不親炙之者乎羅池廟碑卓絕古今舊史乃曰南人好巫退之遂實其傳此文之紕繆者然後世何嘗以此等之言爲信青蠅之矢變亂白黑何益哉劉夢得氣高不伏人祭退之文極言稱贊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皇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皆實錄也

班孟堅裁史記冗語極簡健亦有所改字不若遷者陸賈謂五子曰與汝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瑁劍車騎侍從者說者謂賈所死之子家得此物考上文云賈嘗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瑁劍直百金謂其子云云何待死而後與以遷史考之乃徙字謂十日後遷徙別之一子或過他客去則以所攜之物與之爾若作死字恐無義味

世之大儒有其論不可曉者歐公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詆之甚力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尙解不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己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云云故其詩陳農桑之事與序合若子由不用序陳王業一句不知一篇爲何而作此易曉者其他詩有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尤更茫然

王介甫云有周公之功則可用天子之禮樂是以爲周公無恙時所用也以傳考之周公死之後成王方

賜之獨用於周公之廟祭祀爾使周公無恙必不敢當此周公以四國流言甚畏懼詩書所載詳矣卒不失其聖如狼跋之美其後四國之君相繼誅滅使生而偃然乘天子旌旗用天子禮樂豈不慮流言復起乎成王雖曰報周公之功加厚如此不知天子禮樂豈可假人使周公有靈必不享也適所以啓魯之後僭竊之禍八佾之舞雍之徹泰山之旅皆自此起矣是則成王之過也

退之馬蹄研銘云天馬有靈迹在于石漢武紀獲汗血馬注踏石汗血一日千里踏石有迹以言蹄之堅有力

東坡月石研銘石宛宛兮黑白月法苑珠林西方有一月分白黑一日至十五爲白十六至三十爲黑介甫字說往往出於小說佛書且如天一而大蓋出春秋說題辭天之爲言填也居高理下含爲太一分爲殊形故天字一而大見法苑珠林如星字物生乎下精成於列精成於列晉天文志張衡論也鸜鵒勾其足而欲見酉陽雜俎鸜鵒之交勾其足往往墮地人掩之以爲媚藥季字禾一成爲季書正義孫炎曰季取禾穀一熟

潛珍閣銘云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漢郗萌記天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辟如旁望遠道之黃山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窈黑青非眞色黑非大體也

東坡順濟龍王廟新獲石磬記引禹貢荆揚所貢及春秋時隼集陳庭楛矢貫足石磬長尺有咫孔子遠

取之肅愼。顏師古注云。楛矢堪爲笥。今幽以北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用石爲砮。自春秋以來莫之識矣。予讀晉肅愼傳。魏景元以來。貢楛矢、石砮。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砮。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唐黑水靺鞨傳。居肅愼之地。其矢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則自唐以來。猶有石砮。非春秋以來莫之識也。坡知唐猶用楛矢。而不知用石爲砮至晉唐也。

語云。松柏後凋。松柏未嘗不凋。特歲寒時不凋。凋時後衆木爾。記云。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柯不改是也。葉未嘗不易也。松竹皆於雪霏之際不凋。至春夏則換葉。記雜漢儒之言。與聖人之言迥然不同。

世所傳東坡注杜詩李歜編者。誕妄無根。不可名狀。其言某書某論者。今皆無此書。一妄也。且古人語各不同。如三國時與西漢人語。兩漢人與六朝人語。各有體格。今皆一律。此二妄也。詩人用古語。三字或兩字或全句多矣。取其自然。不如是切。當是撰字貼詩。唯恐句中漏一兩字。使人覺之甚可笑。此三妄也。其大妄者有三。有灼然有出處而歜不知者。又東坡雜說中論杜詩及錄出處者極多。無一字及此。以是知其尤誕妄。小兒輩好奇。未多讀書。眞以爲東坡所注。故爲辨之。

淮南王諫武帝誅閩越云。拖舟而入水行數百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又云。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退之送區册云。陽山天下之窮處。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虐。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沒者往往有之。退之似祖述助者。然皆奇語。

牧之阿房賦。複道橫空。未雩何龍。議者謂龍星也。非眞龍也。不可比複道。北史源師夏以龍見請雩。時高

阿那肱錄尙書事謂爲眞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郊壇非眞龍也阿那肱忿然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方牧之下筆時偶不記此耶雖然凡物之生于下者皆有星主乎上雩爾雅注吁嗟請雨雨龍所司也龍星雖非眞龍然所主龍也故請雨則以其夏見之時又爾雅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以比橫空之複道又何害

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爲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其言多釋詩以是知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之類皆衞詩猗嗟名兮刺魯詩是皆列國之風非周公興中古時明矣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孔子世家云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未嘗及子游豈見云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贊辭非措辭也

子雲長楊羽獵賦模倣相如也雄傳云雄常好詞賦蜀有相如作賦甚閎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爲式其著書乃謂相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衞之聲曲終而奏雅何也班固謂與詩之諷諫何異爲雄戲言是已雄鄙賦不作可也既作之又不以爲是何耶

崧高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蓋言申伯仲山甫皆宣王輔佐之賢注乃以甫爲甫侯甫侯乃穆王時人漢刑法志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去宣王時遠矣觀蒸民一篇專美山甫之功之德則嵩高所美爲山甫不疑

余嘗疑蘇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爲非子夏所作。子夏所作見文選考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又隋經籍志。初毛公作詩序。衛宏益之。乃知子由亦有所本。王介甫答韓求仁書。則云。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熟講之。不當疑其失。荊公亦不知爲衛宏作也。退之謂子夏不序詩。漢之學者。籍之子夏是已。

退之祭文。虎入廐處。以我驟去。唐韻。驢子曰驟。亦見何承天纂文。

禹惡旨酒。見戰國策。梁王魏罃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令儀狄作酒。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本草鶖注陳藏器本草云。尸子云。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余是以知周禮庶人執鶩之義如此。

凡爲文。合於古。則不免世俗譏評。君子不恤也。歐公作尹師魯墓誌。王介甫作錢公輔母墓誌。皆不免紛紛。況他人乎。二公作書力辨。可以爲庸妄之戒。

論史以下不皆論史。元本有此二字。姑仍其舊。廷博識。

憲宗迎佛骨於鳳翔。退之諫甚切。卒不從。退之被斥海上。懿宗咸通中。又往迎之。或言憲宗嘗爲此俄不祥。懿宗曰。使朕生見之。死不恨。李蔚若諫。亦不聽。見蔚傳。後唐有僧。得佛牙於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趙鳳曰。臣聞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以斧斫之。應手而碎。先是宮中施物已數千。鳳碎之乃止。見

鳳傳。明宗之好。已不減於憲、懿。而趙鳳之策。乃省力於韓、李。仁宗時。孔道輔擊蛇。亦用鳳策。退之符離白兔書。稱說功德祥應。唐明宗時。宿州亦獻白兔。安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却而不以聞。二公所見。不同如此。

浩孔異以百口保孫仲謀。遣子入侍。郗超以百口保桓溫於簡文。裴度以百口保魏博。盧杞以百口保李希烈。張說以百口保不盧減兵而招寇。姚崇以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杜佑以百口保李藩。古人不愛家族。保人於天子之前。可謂忠矣。諸人往往不負所保。獨希烈不然。德宗不責保人。亦惑矣。舊唐史載開元以來。治廣清白者四人。宋璟、裴伷先、李尙隱、盧奐。新史止載三人。不及伷先。張嘉貞傳。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亦不載何罪。

自三代而下。創業守文之君。兼之者。唯唐太宗。漢之文、景、武、宣。皆不及也。其後永徽有正觀風。見張說傳。開元有正觀風。見姚崇傳。建中有正觀風。見李吉甫傳。惜乎三君皆不克終。遂使太宗獨稱盛焉。

九合諸侯。人皆知爲管仲。不知有魏絳也。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人皆知爲蕭何。不知前有狐偃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人知爲禰衡。而不知本鄒陽書也。

晉文公渡河。北歸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加萬世之功乎。

唐百官志有書學。故唐人無不善書。遠至邊裔。書史里儒。莫不書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見也。往往勝於今

之士大夫亦由上之所好有以勸誘之正觀中集王羲之書爲一百五十卷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以爲宏文館學生內出法書命之習學人間有善書者亦召入館海內向風工書者衆見唐歷

凡物順則死逆則活魚無不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力不勝則稍隨水而下力定復上禽鳥亦多逆風而飛人亦如此飽暖安樂縱情恣意如是夭折者多矣使辛苦憂畏拂亂心志能謹畏無意外事可以永年孫思邈論養性以憂畏爲本其言反復甚切所謂五行不順行者亦此事也

柳芳唐歷書武后載初元年是月壬午改爲天授元年三年四月景申改如意元年是年九月庚子改長壽元年計三年新書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改載初盡二年十月改長壽不載如意計一年十月新書永昌後有天授自天授改載初而唐歷無天授自永昌後便改載初唐歷延載之後有證聖新書無之年號史家當具載無去取也不知何爲如此差誤

宋文帝問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奫得臣義躍得臣酒唐宋令文三子各得令文一絕之問文章之悌蹻勇之遜章隸范文正三子各得父之一忠宣得相業純粹得將才純禮得文章南人以鹽收鴨子曰鹹丸子爾雅杭魚毒注謂杭皮厚亦汁中藏卵果廣韻音杭亦云煎汁藏卵果不壞當用杭字

戰國策陳軫言楚人有兩妻誚其長者長者詈之誚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誚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

也今爲我妻則欲其詈人後漢馮衍傳記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范曄所記比戰國策語簡而意足大抵班范善刪裁前人之文得體要法

始皇諱政以正月爲端月呂后諱雉以雉爲野雞楊行密據揚州淮人以蜜爲蜂糖錢元瓘據浙浙人以一貫爲一千石勒據長安北人以羅勒爲香菜至今不改必是當時犯諱令嚴故人不敢犯本朝寬厚自非舉子爲文臣寮奏牘不敢犯廟諱天下人語言未嘗諱也

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甚柳子厚黃溪記神王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通以此考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國學立孔子廟始武德二年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始正觀中以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十哲爲侯文宣王南面十哲夾坐曾參等爲伯始開元二十七年孟子配享則始於元祐元年

世號贅壻爲布袋多不曉其義如入布袋氣不得出頃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篙人問其徒云如何入舍壻謂之布袋衆無語忽一人曰語訛也謂之補代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壻以補其世代爾此言絕有理

劉仁軌征百濟請歷日一卷人問之曰削平遼海須示國家正朔李勉傳帝指案上歷日曰卿擇佳日曰某日良帝曰卿以是日遂相劉瑑亦如此

後周宣帝每捶人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五代劉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隨年數杖之謂之隨年杖

三代之禮不可行於今籩豆簠簋冠冕裳幅姑存古制而已不可廢也有一士人作喪禮以遺一貴人貴人出以示予曰何如予曰考究禮文皆是無可疑者曰可行乎予曰不可行貴人曰何爲不可行也予曰古人始死也自屬纊至大小斂陳尸之所皆有法如哭泣之聲弔問之位皆有敍殯於寢五月七月之葬三虞之祭如此之類皆於今不協且如今之人家宅宇安得如古之制所謂寢所謂堂阼階賓階之類向南向北皆不合於古又人家卜葬年月利不利安能行百日虞祭方荒迷哭泣安能一一陳古禮若暑月一夕之停則有害矣何暇論大斂小斂次序且如有五兄弟一爲公一爲卿一爲大夫士一爲庶人則禮從而不同若使之各行其禮乎若止推長者或官高者行禮則已不合於古矣至於紼綍帷裳之具畫象事之與古人用尸一一不同故不可行貴人曰然則古人何爲行得予曰惟古人能行蓋古人於吉凶軍賓嘉五禮未嘗頃刻廢也此身此心日夜往來乎規矩法度之中故不以爲苦今之人吉凶軍賓嘉禮未嘗少留意忽一日家有變故乃欲使之周旋於此必已爲大苦矣是以不能行也荒迷之中一旦強之必有可笑此事又不可預使之習儀且男子行之可也婦人女子如之何一旦倉卒喻之使如禮乎然則有可行者曰無所不用其至與夫哀而止耳此則人人可責不問賢愚貴賤古與今也若不誠於中而區區泥古之文非聖人意也

草具三。戰國策。齊馮煖云云。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范睢傳。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陳平傳。漢以
爲項王使。以惡草具進。
淮以南。酒家以升計。淮之北。以角計。詩。我姑酌彼金罍。疏。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
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觸罪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其
實曰觴。觴、餉也。觚大七升。罰有過。觚、廓也。君子有過。廓然著明。
士人曾爲僧。南史。伏挺之不斲蘇素還俗。唐馬嘉運、許渾、韋渠牟、蔡京、嚴礪。
箭筒。左氏謂之冰。注謂之櫝丸。廣韻謂之韜。音步。鞁。馬甲全裝。謂之馬具裝。桓伊傳。輸馬具裝百具。馬衣謂
之馬褐。如今鞍帕之類。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杜云馬衣。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由中之言也。沮渠羅仇。盧水胡人也。與其兄麴粥事呂光。光征河南大敗。麴
粥勸羅仇反攻之。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寧人負我。無我負人。遂爲光所殺。羅仇之言。可謂
君子。卒不免死。世之小人。益以操言爲信。
李虛中以人生月日所值日辰支干衰勝王相。推人禍福死生。百不失一。宜於自己禍福尤精。可安之也。
乃燒水銀爲黃金。冀不死。卒不免於發疽。豈靈於人。不靈於已耶。虛中命術。不用生時。今之閱命者。乃
幷與時參考。宜其尤精。乃鮮有中者。蓋李術不傳久矣。其未死時就傳其術者。已卒然失之也。
酈生說齊罷歷下守備。而韓信襲之。唐儉使虜請和。而李靖隨其後攻之。酈死而唐歸。亦命也。

文帝愛幸鄧通。度丞相已困通。卽赦之。武后愛幸張易之。戒曰。彼南衙宰相來。避之。文帝之治無可議。武后專恣不法。亦使知有宰相。故亦治。

宦者趙同。數害袁盎。兄子種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盎乃有刑餘共載之諫。溫太眞爲錢鳳所窘。始以丹陽尹讓鳳。已而行酒。以笏擊鳳。後鳳雖數有言而王敦不聽矣。盎畫斬晁錯之策。未必種不預謀。敦之凶恣。太眞未必不順之也。

何自苦如此二呂后謂張良。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文君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自苦如此。

目送有喜有怒。漢高欲易太子。四老人爲壽。已畢趨出。漢高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眎曰。我欲易之。四人者爲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晉文目送魏舒曰。堂堂人之領袖。此則喜也。漢景帝召周亞夫。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此則怒也。

司馬遷載武帝殺鉤弋夫人云。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生子者。不問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班固載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終如其言。聖矣。夫二史言聖。止此二帝。夫不問有罪無罪。一切殺之。此與桀紂何異。遷乃以爲聖何哉。高帝知周勃之能安劉。而不知呂氏之爲禍。是智足以知其臣。而不足以知其妻。明者不如此。固亦謂之聖何耶。

兄弟之妻相呼爲妯娌見北史崔子愍傳欲令姊妹爲妯娌古呼爲娣姒關中呼爲先後先去聲見漢郊祀志長陵女子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字也

武后之還廬陵王羣臣請之者多矣后知天下不與己也故卒還之如張文琮之子錫吉頊李昭德蘇安常輩皆言之惟狄仁傑言尤切中爾其歸也王及善密贊后乞中宗出外以安羣心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細腰物無雌者皆取青蟲教祝之變成己子古今以況乞子爲螟蛉爾雅蠙蠃陶隱居注云銜泥於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仍塞口以候其子爲糧已破變爲己子之說矣蜀本草注云有人俟其封穴了壞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上則陶注爲不疑

張曲江論牛仙客不可爲尚書明皇乃用以爲宰相既用之後知時議不歸乘間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省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將用康謌蓋恚言也方帝欲相崔隱甫也謂隱甫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明皇逐張曲江而用仙客一時褊忿猶可恕既相之而知不爲人所與又恐天下皆欺己且問力士素所親信者力士亦不以爲然及兩語隱甫而隱甫寧不相不肯一見仙客可以悟而不悟唐之治亂自此方分

漢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按公羊傳哀公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衞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後漢無複名然附傳多有之如孔僖二子長彥季彥是也

猗覺寮雜記卷下

勸人以殺不可也。然五王不殺武三思。唐室再壞。五王皆死其手。王重榮不殺朱全忠。遂滅唐室。而重榮爲所圖。絕其嗣。孫堅勸張溫殺董卓。溫不聽。漢室破壞。而溫亦不免。

兒寬爲張湯作奏。武帝聞之。馬周爲常何作奏。太宗識之。張嘉貞爲張循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爲。諸公後皆爲名臣。然則郡國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爲之。

致仕給半祿。自唐如此。會要永徽元年。解官充侍者。依致仕人例。給半祿。六典倉部門致仕給半祿。

魯直蘭說。一幹一花。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香不足者蕙。此魯直自以意分蘭蕙也。然蕙自是零陵香。本草陳藏器云。零陵香。卽薰草。一名蕙。其言梔子。爲蘞蔔。則出西陽雜俎。可信不疑。

陰陽家以人姓氏分五音。甚不可信。古因生以賜姓、胙土命氏。其本不過出於姚、姒、姬、嬀、嬴之類。後世子孫。何嘗知所本。有賜姓者。如漢之劉、唐之李。有冒姓者。如衞子夫。有複姓者。如歐陽、宇文。有三字姓者。如侯莫陳。有養他人子。如莊宗之李繼陶。有收棄子。如陸羽。如此類甚多。安能一一協五音哉。泥之則可笑。如夏侯嬰初爲滕令奉車。號滕公。及曾孫頗尙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皆爲孫氏。

唐李叔明本嚴氏。冒外家鮮于姓。已而乞附唐屬籍姓李。不知于五音如何推配也。

元后傳。王章論王鳳甚切直。但不當薦馮野王。成帝雖問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但當云。命相者人主之

事。非臣敢私有論薦。陛下當用天下公論所歸者。則無嫌矣。卒坐此死。哀哉。

張文瓘相高宗。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減節以自取名。張鎰德宗時。以兩河用兵。詔省御饌。因奏減堂餐錢。時不同。二公皆是也。

應劭注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論。

今人辦人從、行李之類。其言曰整擉。蓋用娖字。後漢中山簡王傳。官騎百人。稱娖前行。注。娖、音楚角反。猶整齊也。行、戶郎反。

塔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昔爲兄弟。今塔半子也。

婦人書稱兒不名。陳平傳。呂后云。兒婦人口不可信。然兒與女對。恐非婦人之稱。猶婦人稱奴。奴與婢對。

廣中女子皆稱婢。男子稱奴。似爲當。

待制謂之次對。見宣宗紀。詔待制刑法諫官次對。皆以次而對。不專待制也。五代史。李琪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則待制專次對矣。蔡邕傳。待制鴻都門下。則待制已見於後漢。唐之待制。不專一所。如裴寬至待制集賢院。董晉待制翰林是也。若結銜在下。如裴遵慶集賢院待制。李邕史館待制之類是也。

今之上書表奏。多用惟陛下財幸。雖賈誼有此言。然王莽書詞亦用。又今之封王建節。以鼓吹迎節于閤

門謂之迎授權官眞拜謂之卽眞皆見王莽傳恐不可用

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王莽掘丁姬冢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鳥猶哀憐之人不如也

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闇人少之乃金錢也唐嶺南首領馮子猷入朝太宗問將金幾許來曰一錠上嫌少乃一艇船也見朝野僉載新書曰載金一舸僧珍若添一金字馮若云一船則不嫌矣

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妄發成帝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武帝之怒不如文成之謙也

世之畫五星者形貌怪異道家塑像亦如此因爲考之得於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塡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辰星降爲婦人若以此爲畫則有所本矣

公卿家譜多古之賢者不肖者皆去之馬總自謂伏波之裔建銅柱於安南以著其美郭崇韜自謂子儀之後上子儀冢哭之

船門曰馬門蓋闖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闖

光武渡滹沱河冰合王方翼七月次葉河無舟冰一夕合豈人力也哉

古人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如中候云。重華。舜名。帝繫云。禹、名文命。皆非也。此言堯、舜、禹之德爾。又以堯、舜、禹、湯爲謚。如曰。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時曰舜。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之類皆非也。堯、舜、禹、湯。四君之名爾。譙周以堯爲號。亦非也。傳曰。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殷人。是唐、虞者。所起之地。因以爲姓氏。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也。堯、舜、禹、湯則名無疑也。謚法世傳以爲周公所作。莫知所本。止以檀弓有死謚周道之語。故以爲周公所作。以予觀之。謚堯爲傳聖。謚禹爲淵源流通。皆後人倣堯、禹之事撰成爾。若果以爲謚。則自三代以下。未有用此謚者。且如周之文、武、成、宣、謚也。故漢有文、武、成、宣帝。若謂史不當書堯、舜名。則武王發、文王昌。何嘗不以名書也。陶虞爲始起之地。更無疑。唐則晉也。晉詩云。有堯之遺風。虞則虢之鄰也。何以知堯、舜爲名。以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知之也。舜在側微時。安得有生號死謚也。又何以知唐、虞爲姓。孔子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知之也。正義曰。虞氏。舜名。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也。顓頊以來。地爲國號。皇甫謐云。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此說是也。若云舜爲生號之名。則非也。是直名爾。何爲生號哉。

高宗時。薛仁貴擊突厥兀珍於雲州。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永泰中。郭子儀出入陣中。回紇怪問。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令公卽世。故吾從以來云云。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免胄見。其大酋皆下馬拜。

以是知威望宿將。國之長城。虜一見二公而去。豈不賢于百戰百勝之師乎。

今人謂屢說曰暫。蓋噆字也。音贊。考之荀子。問一而告二曰噆。

節氣見於經史者。管子幼官篇。言清明、大暑、白露、大寒。南方篇又云小暑。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見月令注。處暑之既至。蟲蟄之既多。見國語。宋令長以芒種前去官。見南史。星昏中而正中。謂小雪時。見定之方中注。小雪十月中氣。見本疏注。斗指甲爲雨水。指乙爲清明。指辰爲穀雨。見初學記。

大手筆始晉王珣。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人謂有大手筆事。已而有策謚之草。此非美事。不可用。陳文宣時。有大手筆。多命徐陵草。唐燕許號大手筆。此可用也。

伍胥自郢走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胥之急。乃渡。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粟五百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陳平亡楚渡河。船人見其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漁父何其賢。船人何其無狀也。

病者多疑。漢高遣樊噲攻盧綰。既行。人有惡短噲者。帝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爾。命陳平至軍斬噲。武帝幸鼎湖病久。已而卽起。幸甘泉宮。道不治。怒曰。義縱以我爲不行此道耶。銜之。後卒棄市。上官桀爲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怒。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桀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上以爲忠。三人事相類。噲幾不免。縱卒死。桀見謂忠。亦繫乎幸不幸爾。然桀之對諛也。

吳廣爲楚假王。韓信自立爲假齊王。曹參爲假左丞相。淮南王安傳。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唐李錡養士。以錡爲假父。項羽爲假上將軍。（項籍傳。會稽假守通。）勾踐賂太宰嚭。求和於吳。卒滅吳。乃誅嚭。以不忠於君。而外之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漢高與楚戰。丁公窘高祖。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還。平楚。丁公上謁。乃斬丁公以徇。以不忠于主。使人臣無傚丁公。此二事。可以爲賣國無狀者之戒。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唐本草注云。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爲器辟惡。乃爲瑞物。始知黃銀自一種銀。非金也。

張敖傳。貫高等壁人柏人。要之置廁。劉向傳。孝文北臨廁。廁臨深處也。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以爲溷。顏師古從之。縱使青不足道。武帝待之如此。豈君使臣以禮之意耶。孟康謂牀之側。恐是如此。其後云。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以此觀之。必不肯自爲無禮。而欲使他人加敬也。漢武雖暴。然青實將兵出入。加人以無禮。而欲其效命於疆場。恐無此理。

崇寧鑄當十錢。始于陝西運判許天啓。自長安進樣。烏背赤仄。請自禁中行用。自此盜鑄徧天下。不可禁。物價踊貴。商賈不行。冒禁而破家身死者衆。後改爲當五。其弊猶未革。乃改爲當三。其原本於周武鑄大布錢。以一當十。唐第五琦復踵其法。鑄乾元重寶。以一代十。物價騰踊。饑饉相望。琦坐是貶。天啓不問也。

漢高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之豁達大度可乎。鄭君嘗事籍。獨不奉詔。可謂賢矣。乃逐之至斬丁公。則又曰。使人臣無效丁公。何也。

漢有弄臣、弄兒、弄田。春秋時有弄馬。見子常肅爽馬事。

紀信乘漢王車以紿楚。卒免漢王於難。春秋時亦有此。定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公羊。成二年。晉師還齊侯。還繞也。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柰何。曰。法斬。於是斬逢丑父。

王衍見錢曰阿堵物。阿堵如言阿底。衍口不言錢。故云。今人遂謂錢爲阿堵。不知晉宋間人。用阿堵語甚多。如傳神寫照在阿堵中。殷中軍見佛經云。理應在阿堵上。謝安云。何須壁後著阿堵輩。

劉歆、哀帝時校祕書。始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後欲立左氏學官。博士不肯置對。則是左氏漢末方顯也。河間獻王傳。孝景時。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左氏自景帝已見於世。列國尙能立學官。何爲漢庭博士不肯也。

元狩四年。衞青擊匈奴。李廣請行。武帝以爲老。不許。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青乃令廣出東道。道少回遠。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其後失道。後大將軍。

乃責廣之幕府上簿。致廣自殺。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以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固遣之。既受上指。毋使廣當單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眞人奴也哉。宜乎廣子敢恨殺其父擊傷青也。

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李廣之子敢。武帝又爲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爲人欺何也。

治生、仕宦。自是兩塗。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貲爲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遊梁。數歲而歸。則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此。不獨今也。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爲趙王倫長史。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南史。陰鏗飲。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酬酒。而執觴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行觴者救之得免。嗚呼。一觴一變。心或有吝。人情所在。死生繫焉。以是知桑下之餓夫。淮南之守卒。效力於患難之際。不誣矣。

有年、大有年。威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有止此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云。國無道。而年穀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

絳、雍相去不遠。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后子奔晉。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

從而譽之。帝正色以爲佞人譽樹一也。而宣子喜。太宗怒。亦繫幸不幸爾。

凡物之怪。舉以爲聖。杜悰傳。淮南旱。民漉漕渠遺米自給。謂之聖米。李德裕、裴度。並禁亳州聖米。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宋人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將以求霸。不亦難乎。今遠方猶殺人祭鬼。實二子啓之也。哀哉。

男女皆不可以美稱。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漢、晉人葬多瘞錢。往往遭發掘之禍。如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後人偶掘地得錢。謂之掘著窖子。今之五銖。世謂之古老錢。皆漢所瘞者。唐鑒發掘之禍。易以楮錢。亡者之幸也。李景讓始貧。治牆得積錢。童僕奔告。其母鄭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及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命閉坎。賢哉此母也。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虞卿未嘗與遊。悉所齎助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人以未葬其先爲言。孰不憐之。虞卿知有陳商。而元振不問其人名氏。此尤甚難。然元振固是偉人。虞卿牛李黨中魁桀。亦能如此。亦可喜也。范文正公使忠宣公往吳中取麥數百石。忠宣道過石延年告貧。盡以與之。既歸。文正問道中所見。曰。石貧無以葬。文正曰。何不以麥與之。忠宣曰。與之矣。父子所見。若合符契。此其名德之重。爲不可企及者。

唐考功法。雖執政大臣。皆有考詞。亦有賜考者。亦有自書其考者。高宗時。唐臨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

若鐵石。德宗時。陽城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明皇講武驪山。唐紹坐失車當斬。引置蘧下。左右冀其少貸。金吾李邈。遽傳詔斬之。帝甚悔。見本傳。郭元振傳。元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蘧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乃赦死。流新州。驪山講武。蓋爲戲爾。何乃以小失斬近臣。紹獨無救者。卒死。可謂不幸矣。然李邈奴才。豈不能小待以俟覆奏乎。紹庶幾不死。

中書舍人視事。閣老壓角。汇鄰幾雜誌。謂立于褥東北角。以唐考之。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來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則壓角者。丞相爲之。非閣老也。又坐于榻。非立于褥也。見裴坦傳。

元祐法。尚書侍郎貧淺者。帶權字。今後遵用。唐亦有之。楊嗣復不欲越父於陵當國。遂爲權知禮部侍郎。近有侯鯖錄。載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夜是也。乃世俗妄傳。乾德五年詔。謂時和歲豐。展十七、十八兩夕。事見太祖實錄、三朝國史、國朝會要。

星辰家以十二宮看人命。不知所本。然其來久矣。李賀惱公詩云。生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杜牧之自撰墓志云。予生于角星昴畢。于角爲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來。星工楊晞曰。木在張爲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

王鳳善杜欽。欽在幕府。爲之謀。無不用。薦達名士王駿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及繼功臣絕世。可謂賢已。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天子感悟。召章與議。欲退鳳。欽令鳳上書謝

罪。文指甚哀。太后涕泣不食。上少親倚鳳。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慚欲遂退。欽復說以周公雖老。猶在京師之策。鳳遂不退。章死詔獄。衆冤之。欽復說鳳。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云云。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云云。如此則流言銷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班固謂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嗚呼。欽之言、鳳無不聽。方章下獄時。能一言于鳳曰。章言將軍是耶。當改。非耶。當容之。將軍既用欽之策留矣。豈不能恕一敢言之士。以顯將軍之容德乎。方王駿等有罪。欽猶能救解之。乃無一言救章。坐視其死。妻子流離。及教鳳誣天下以章非因日蝕直言。乃是職事得罪耳。欽不忠于君。不忠于朋友。姦賊之雄者。班固反謂欽能補過將美。當與之同罪。然則助成王氏之禍。豈特張禹哉。欽尤不可赦者。

北斗七星。以十二時繫之。爲人命所屬。裴令公少時。術士云。命屬北斗。廉正將軍云云。後見其形。出唐逸史。

五星二十八宿。降于世爲人。如東方朔爲歲星。蕭何爲昴星。李白爲長庚。崔浩傳。火星下秦分爲童謠。國史纂異。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爲人。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見七僧共飲一石。太宗召之。七人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忽不見。

搜神記。周顒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憐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乃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財以逃。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

問名于其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自是所向失利。遂貧如故。此與尉遲敬德錢何異。富可妄求乎。雖天帝不能易貧爲富也。然則富貴在天之說、亦可疑已。見張平子思元賦注。

曹相以齊獄市屬後相。夫獄市所以幷容。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說者謂獄市、市獄也。如鬻獄之類。豈有曹參爲相而容人鬻獄乎。獄也、市也。二事也。獄如教唆詞訟。資給盜賊。市如用私斗秤。欺謾變易之類。皆姦人圖利之所。若窮治盡則事必枝蔓。此等無所容。必爲亂。非省事之術也。

史記。懷王都盱眙注。鄭元曰。音煦怡。用平聲讀者恐非也。豈避廟諱故用平聲讀耶。

呂后紀。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總稱。音基者。恐非也。婦人之稱。乃周姓爾。廣韻亦云。又十二辰寅時乃音夷。注。時也。音夤者訓恭。已見上。

世俗以正、五、九月初到官者。不睹事避之。甚無謂也。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高祖武德中。因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禮士多避之。以方鎮睹事之初。須大饗將校。既禁屠宰。而饗士之禮不可廢也。故多不用此三月。今州郡雖帥府。皆非古方鎮比。視事之初。未嘗大饗士。又本朝于此三月。無屠宰之禁。則視事何爲而不可。若州縣官。又何疑焉。在朝職事官。除授有令。日下供職。亦未聞有敢避者。何獨在外乃忌哉。

死馬醫。自唐已有此語。傳燈錄雲門舉揚。亦用此語。其初出郭璞傳。有主人良馬死者。璞教令一人東行。遇林木。以杖擊之。得一物如猿。持歸。見死馬。卽吹其鼻。少頃活。故養馬家多畜猴。爲無馬疫。世俗無可

柰何。尙欲救之者。謂之死馬醫。

附子、烏頭、天雄。一種也。蜀人以小者爲烏頭。中者爲附子。大者爲天雄。按廣雅云。附子一歲曰薊子。二歲曰烏喙。三歲曰附子。四歲曰烏頭。五歲曰天雄。則是烏頭比附子加一歲矣。不得爲小也。見廣雅薊字注。薊音側

數名。卅音颯。卅音翕。先立切。廿音入。今直以爲二十、三十、四十字。不知音各不同。

史記魏相傳。載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時。會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君。皆相代爲相。唐方技傳。載張憬藏善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遊。憬藏曰。三人皆宰相。姚最貴。已而果然。高智周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揚州石仲覽傳舍。引以見相工。工曰。四人皆宰相也。石氏不及見焉。來早貴而未塗屯蹇。高晚達最壽。速登者易顚。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後皆如相工言。東齋記事。載本朝張鄧公、寇萊公、張齊賢、王隨。同詣卜肆卜者。驚以爲皆宰相。亦何見之明也。韓莊敏少時。與吳沖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鋪。二人推莊敏先看。命云。己未七月九日生。禹玉驚云。怎早知珪命。莊敏云。此是某命。又云甚時。莊敏云寅時。禹玉云。某是午時。天祿皆云極貴。寅時者。不作員外郎。莊敏便作御史丞臺爲司封郎中。不作員外郎。三人皆宰相。見韓莊敏遺事。

漢石經。靈帝時。蔡邕與堂谿典、楊賜等建請。邕書刻石。立太學門外。北史劉芳傳。漢造石經于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號石經。唐石經。文宗時。鄭覃以宰相兼祭酒。建言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

等。是正其文。刻于石。見本傳。晉惠時。裴頠奏脩國學。刻石寫經。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凡布物多曰爭。布網曰爭網。布紙曰爭紙。今用綪字。楚世家。綪緻關臺。徐廣云。綪、繫也。音爭。

世以射一箭爲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爲一發。一發五豝。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退之作薛助教誌云。三發連三中的。亦誤也。

荀子注六馬仰秣。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今之白虎通。無此言。緣本朝求書有賞。往往多自撰以求賞。非古書也。如竹林玉盃繁露。皆後人妄言。非仲舒當時書。以天子六馬推之。則諸侯五馬無疑。

漢郡守如黃霸。或十年二十年不徙。唐韋皐治蜀二十餘年。張建封治徐十年。李自良治河東九年。皆有治狀。蓋久任之效也。

俗以富爲鄙。不知何義。亦不知用何字。頃在泗上。見一老書生云。俗子相與爲隱爾。富而好禮。孰謂鄙人之子知禮乎。是富而不知禮也。此說亦可取。

帶闊狹以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劉旻以十二稻玉帶遺漢高祖。骰子采有渾化。見徐溫傳。與劉信博。斂骰子曰。信苟無二心。當成渾化。一擲六子皆赤。飲酒而泣。曰酒悲。見王衍傳。宗壽言發而泣。韓昭胤曰。嘉王酒悲。

江左臣下奏事用啓。如法帖中王僧虔南臺御史帖。前云臣僧虔啓。後云謹啓。今若施于平交。則必大怒。以爲簡。唯問候外幅則用之。非情也。故內簡必頓首再拜而後可。稍重則加上覆。又重則易再拜爲百

拜且加皇恐字古者簡牘取簡便今必十幅不情無甚于此.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濞因此反.宋伐曹.戰於乘邱.魯生虜宋南宮萬.宋人請萬歸.其後宋湣公與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魯勾踐與荊軻博.爭道.勾踐叱之.軻遁去.博所以爲樂.殺人召禍如此.戲事可戒也夫.

曹操召禰衡爲鼓吏云云.吏曰.鼓吏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裸身而立.徐衣岑牟單絞而著之.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世說.齊王冏爲大司馬.嵇紹爲侍中.因會.葛旟等曰.侍中善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不受.曰.不以先王之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旟等不自得而退.二事相類.然禰衡之狂.不若紹之從容也.

賈誼云.人主之行異布衣.後漢董宣爲洛陽令.殺湖陽公主蒼頭.光武大怒.召宣欲殺之云云.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文帝却千里馬不受.光武以千里馬駕鼓車.却而不受.馬猶得以盡其材.以駕鼓車.則抑之甚矣.馬何罪哉.光武之矯.不若文帝之誠.

袁有退之廟.鄰郡庠紹興十年.教授劉元瑜.以其地湫隘.欲大之.請於郡.乞徙於他所.郡從之.工畢.卜日遷神像.元瑜拜伏不起.作中風狀.扶歸.口鼻流血死.郡守皇恐.不敢遷.卒毀新廟.豈神不欲遷耶.抑其

死偶然耶。何暴也。退之作羅池碑云。過客李儀。慢侮殿上。扶出廟門卽死。且云。死能驚動禍福之。其意不以子厚爲然也。退之數百年後。乃殺一教官。侮慢被罰猶之可也。欲新大廟貌而死。酷哉。退之暴甚子厚矣。

相形家以人形如物形者佳。如班超虎頸燕頷。何尙之眞猿之類是也。人生又有爲物之精者。如杜預蛇精。郭璞鼉精。肅宗爲儋耳龍。祿山爲猪龍。（郭見李善文選注。）天地之間人最貴。乃爲異物之精。又以形貌音聲似鳥獸爲貴何也。至于比德。則又以麟、鳳、龍、虎、騏驥之類爲說又何也。

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取制于邢山鄭祭仲之墓。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辛祕、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皆自撰墓誌。盧照鄰、李適、司空圖自作墓銘。大經自鑿墓。自爲誌顏魯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孝平王后。莽女。自劉氏廢。嘗稱疾。及漢兵起。誅莽。燔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懷太子妃。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風拔劍拒屬曰。吾太尉公女。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朱全忠兄全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全昱顧太祖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子擊盆而逆之。呼全忠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何負于汝。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漢之公卿。有愧于此女。晉之公卿。有愧于此妃。唐之公卿。有愧于此兄。

世多用陽春白雪爲寡和。本處云。陽春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十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則是陽春白雪。未爲寡和。引商刻羽。乃爲寡和也。

世云太公八十遇文王。東方朔客難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設用于文武。注云。九十封齊。則是遇文王時。未八十也。楚詞九辯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言封齊時也。

男曰人臣。女曰人妾。臣妾、對君上之稱。男女之別也。今婦人奏狀。則曰臣妾某氏。是以婦人兼男子之稱也。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自漢以前。婦人皆稱妾。如妾得無從坐。柰何妾薄命之類是也。兼臣妾而言。不知起何代。古者婦人女子。亦有名字。如孟光字德曜。曹昭字惠班之類是也。其自稱也亦以名。如曹大家上書曰。妾昭之類是也。一例稱奴。起于近代。

退之云。韓與何爲同姓。廣韻。何字注云。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封于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晉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

牽牛、牛星也。織女、非女星。自有女星。織女三星。在牛之上。主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須女也。須、婢之賤稱。詩人往往誤以織女爲牛女。子美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亦誤矣。

毛寶白龜。蒙求引搜神記。以爲投江獲龜。救者寶。晉書以爲養龜人。竊香者。賈充之女。非韓壽也。皆當以傳爲正。蒙求以教小兒。其誤如此。

漢武東封還。兒寬上壽曰。敬舉君之觴。巫蠱事起。田千秋上壽則曰。敬不舉君之觴。意適故能飲。巫蠱起。非上壽時也。

彈曲起于唐懿宗時。曹確傳云。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號爲拍彈。優伶打顢。亦起于唐。李牸筠爲御史大夫。故事曲江賜宴。教坊倡顢雜侍。牸筠以任風憲。不往。臺遂以爲法。顢、力困切。弄言也。

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親皆絕迹。不敢問疾。恐相染也。藥餌食飲。無人主張。往往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命也。何畏焉。使可避而免。則世無死者矣。然此事其來已久。晉王彪之傳云。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國家且如此。況民間乎。此令一下。至今成風。不仁哉。人臣仕于朝。其可一日不見君。謨謀輔弼之臣。使百日不入見。其爲國也。亦疎矣哉。

李陵以步卒五千。橫行匈奴。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楚破秦軍。項羽見諸侯將入轅門。皆膝行而前。莫敢仰眄。彭越誅失期最後者一人。屬徒不敢仰眄。

蒯通說韓信略不世出。伍被傳。淮南王曰。參太子知略不世出。

東坡黃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生。至今膾炙人口。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

第五倫守會稽。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州郡禁屠牛。始于此。晉元帝時。丁潭書云。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朝廷禁屠牛。始于此。

唐僕射師長百寮開元時爲左右丞相雖去機務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見王璠傳署位不著姓今猶遵用去機務猶總百司眞宗朝以前判都省皆如此自後宰相罷則去不復留總百司若上日班見百官之禮廢已久矣

唐宰相開延英時皆坐論事今常朝奏事立語而退非謝辭賜宴未嘗坐也

勢利所在雖死不忘賢者猶不免況餘人乎廉頗善飯馬援據鞍矍鑠李靖雖老尙堪一行皆爲是也

後漢戴封爲西華令大旱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雨涼輔爲廣漢掾太守禱雨連日無所得輔自暴庭中祝曰云云輔今敢自祈禱積薪聚菱茅自環發火其旁將自焚未及日中澍雨沾足近世浮屠氏多爲自焚祈雨以惑人不知自古士大夫已如此不可專罪浮屠也

世傳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告行耶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耶曰不然然則何爲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兩便令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柰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予來嶺表見一歲三蠶蓋冬桑不凋故蠶可養十月盡猶簇繭則知尉之策未必不善而令之笑止可行于中原古有冰蠶唐尹思正刺青州蠶四熟以是觀之不必專在春夏之交也

近世儒者。以夢卜事爲神。聖人姑託之於此。傅說。太公未遇時。高宗、武王。知之久矣。特以夢卜事爲神。非眞以夢卜求相也。起于草萊之中。加之卿相之位。恐人不信。故託此爾。如此。則是聖人爲僞。孔子刪書。亦存僞以教天下也。大抵古者淳風未散。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在版築、漁釣之間者。其素行皆已服人。而聖人精誠之至。與天相通。故或以象求之。或以卜得之。其賢決矣。未嘗致疑。不爲是委曲作僞事也。孔子刪書。如鳳皇來儀。禾則盡起。雉雊鼎耳。妖祥皆實。未嘗存僞也。范雎一見秦王。田千秋一見漢武。皆遂以相。與夢卜何異。後人無至誠之心。日爲自欺及欺人之事。耳目聞見狹小。故疑夢卜爲容易。可發一歎。

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試呼問劉峻。峻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其後又問粟事多少。與沈約更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不遜。將抵罪。徐勉諫乃止。以是知漢文自謂不及賈誼。賢矣。

漢武末年悔用兵。封丞相爲富民侯。其詳見渠犂城傳云。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欲田輪臺以東云云。乃下詔。深陳既往之咎。乃者貳師敗軍。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宏羊不足道也。田千秋身爲相。豈不知美意而奉承之。乃更以田輪臺爲請。蓋千秋以一妄男子。上書旬月取宰相。恐主意怠。故以用兵勸之。爲固位計耳。前後爲相者皆誅。獨千秋免。豈武帝悔殺相之多。如悔用兵耶。不然。欲擾天下之

罪比諸公大矣。

光武令尹敏校圖讖。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缺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怪之。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切幸萬一。帝深非之。竟不罪。敏始言讖非而帝不納。卒就其職。是知其不可。而不能固辭。已可罪。又增損其文。竊名其間。以幸富貴。謂之滑稽玩世亦可。謂之狂誕亦可。謂之託此以風亦可。光武所以不罪敏。豈一問而首服。爲可恕耶。抑心知圖讖爲世俗所增損如敏者甚多。姑欲遂非耶。然敏所以校圖讖者。抑有由矣。蓋敏之初上疏。首陳洪範消災之術。豈非其言近讖乎。洪範所陳。王道之正也。未嘗專主消災設也。予嘗謂士之始見君。其言不可不謹。孟子初見梁惠。止陳仁義。不雜他術。終身守之。豈若說以帝道不入。說以王道又不入。說以霸道者耶。桓譚論讖。意與敏同。及出爲郡丞。忽忽不樂。道病卒。蓋是悔其言之直也。不得其言則去。亦是常理。何至憂戚殞生。是以君子論事君前。先決禍福。死生不悔而後可。不然斯已矣。

范滂等非訐時政。太學生爭慕之。申屠蟠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遠迹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罹黨錮。或死或刑。蟠確然免於疑論。景毅子顧爲李膺門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蟠有先見之明。毅有不苟免之義。皆合於士君子之行。

論事太直。非特不聽。從而增益之。過於未論時。光武見桓譚讖書之非。其後論靈臺。則謂譚曰。吾欲以讖

決之。唐明皇見人論牛仙客不可用。則曰。我且用康謬。蓋謬人才。尤不爲人所取故也。謬音辨。懿宗見論佛骨之禍。則曰。吾得生見之。死不恨。敬宗見論幸驪山之禍。則曰。吾且往試汝言。故人親戚。一日貴顯。能不忘舊者少。然不可以舊分望之。盡禮焉可也。故人侮陳勝。卒斬之。馬援以父友不禮梁松。卒遭其陷。此援之過也。

漢交阯女子徵貳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眞反。破睦歙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怪也夫。

雨立二優旃。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樓護傳。反雨立閭巷。

婦人笑覮二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覮故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有覮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

不窺園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魏志陶謙傳。趙昱歷年不窺園。本朝御史資淺者。爲裏行。唐有尚書裏行。太宗時。張昌齡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肅宗時。元結爲監察御史裏行。本朝因之。

雙生。昭十一年。泉邱人有女。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似雙生。僖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卜生一男一女。唐王仁皎子守一。與元宗廢后。孿生。孿、音所卷反。

賜畫象贊者。明皇時張說。康子元、陸堅、賀知章。

龔遂治渤海。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上果問

以治狀。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王濬每進見。陳伐吳之功。見枉之狀。不勝憤。徑出不辭。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王渾能無愧乎。龍遂能用王生之言。王濬不能用范通之策。豈識有明不明耶。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濬不知此。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遂得之矣。

山濤傳。袁毅爲冀令貪濁。以絲百斤遺濤。濤藏於閣。毅事發。凡所受賂。皆見推檢。取絲付吏。印封如故。段秀實自邠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愼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所之梁間。史後以告泚。取睨其封帖完新。崔祐甫妻王。陷朱泚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官。贈以縑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德宗還京。具封以獻。

桓沖傳。苻堅舉國內寇。歎曰。謝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陳壽評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亮決三分之計。終身守之。其見明也。其後言獎率三軍。北定中原。然兵止於五丈原而不出者。乃所以自守。此將略也。何名爲非所長哉。苻堅出師舉國以爲不可。堅違衆而出。天理人情。皆已逆矣。安知其不足懼。一遣其姪。而遂成破竹之功。此將略也。何名爲不閑哉。沖私憂過計。壽眞私意也。壽嘗爲亮子瞻所辱爾。

諸葛木牛之制。見於注。劉晏之孫濛。宣慰靈夏。始議造木牛運。南史祖沖之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亦因木牛流馬之制。

賣僧道度牒。見唐裴冕傳。肅宗在靈武。冕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爲宜。

裴遵慶知選。以老聽就第注官。張說致仕。修史於家。

明皇以張說爲大學士。說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寵大臣。乃有之。德宗以李泌爲大學士。泌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張說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崔圓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鄧景山爲淮南節度使。有罷集城門。鄧班謂景山曰。罷介物也。失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劉展反。宣和己亥。都城北小民家。晨起見一物。如龍伏牀下。大驚。都人爭往觀之。禁中取去。驗之罷也。杖殺之。城北去水遠。不知所從來。已而大水。又數年。有金人之禍。鄧班之言。不獨驗於當時。又驗於後。

漢高誅彭越。盛其醢。徧賜諸侯。唐肅宗殺中人馬尚言。以其肉賜從官。見呂諲傳。有罪。殺之可也。賜醢賜肉甚矣。二主竟將戒有罪。然黥布一見醢。遂定反計。李輔國專制。肅宗遷明皇南內。以憂死。肅宗不得盡孝道。蓋見賜肉之過也。刑賞貴中。過則人必不服。

用人若得才實。雖親故何嫌。漢高之起。皆蕭曹故人。光武中興。亦南陽多顯。唐崔祐甫爲相。除吏八百。多親舊。皆得實。所以致建中之治。李絳引此事以諫憲宗。又許孟容傳。絳曰。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

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衞兵久。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德宗以來。姑息藩鎭。有終身不易地者。李吉甫相憲宗。歲餘。易三十六鎭。殿最分明。二公所以敢易權臣。使之聽命者。蓋自恃其公正。才略足以服人爾。孔子所謂其身正。不令而

行也。比之周勃入北軍。則爲省力。然產祿之根連太后。非鴛鶴輩比也。

唐宰相奏事皆坐。關播傳。播避坐。欲有所言是也。本朝不坐。唯謝辭燕則賜坐。皆候奏事罷也。講筵臣寮。則皆賜坐。當講讀者。則起至展前立講。餘不起立。立罷復坐。賜茶而退。

龐統力勸劉備襲取劉璋。備用其中策。斬楊懷、高沛。還向成都。其計效矣。備至涪。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伐人之國。本出其謀。置酒爲樂。乃曰不可。豈人情也哉。不仁之大。莫大於襲璋。統不以爲非。一醉之樂。反以爲言。豈欲避本謀而以此言滅迹耶。抑能爲大惡而行小善也。與宋襄公不禽二毛何以異。裴松之謂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且謂備有非有統無失。是爲統文過也。

漢文恭儉。不能禁庶人之文繡被屋壁。倡優僭后飾。楊綰清儉。乃能使郭子儀減音樂。宰相能化人。人主不能化天下何也。化天下當以誠。文帝使鄧通得自鑄錢。是豈欲天下之人趨儉哉。綰之清有素矣。朝士大夫舉知之矣。一旦爲相。從之而化。宜也。

王珪佐明皇平內難。眷待特異。預大政事。號內宰相。陸贄在奉天。德宗倚信。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可否。號內相。

杜黃裳堉韋執誼輔政。黃裳爲太常卿。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論禁中事。黃裳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卽拂衣出。盧杞薦關播爲相。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之。退

曰以公謹畏故至此奈何欲開口論事耶播懼不敢復言黃裳唐謂賢相關播爲宰相視此可見朱敬則謂史官權重宰相皐貫之云禮部侍郎權重宰相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貫之曰然爲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

漢夏侯勝或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宣帝以是親重之段平仲對德宗謬稱名帝斥去之二君賢否卽此可知

進士私謂爲同年見許孟容傳李絳與孟容弟固舉進士爲同年云云絳曰進士明經歲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舊也

南史范縝因竟陵王子良信釋氏縝盛稱無佛阮瞻著無鬼論皆有所激而云

崇寧乃南史宋明宣太后陵名也蔡元長改建中靖國爲崇寧以表紹述熙寧政事不知以陵名爲年號當避也當時一朝士大夫豈盡不知之耶抑知之而不敢言也

李揆取士不禁挾書大陳書於庭多得實才和凝知舉撤棘圍大開門士皆肅然無譁上下相應故可書今爲二公之所爲則不成禮闈矣

予在史館讀眞宗實錄雄州言頃年契丹加兵女眞女眞衆裁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壁凝凍成冰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可攻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眞卽出襲敗之殺傷甚衆今契丹移遼陽城言征高麗且涉女眞之境女眞衆雖少契丹必不能勝仍畫圖以獻契

丹以西樓爲上京。遼陽爲東京。在中京正東稍南。又云。契丹習俗。既葬必守墳。或云。國主欲守其母墳。聲言征高麗。駐遼陽城也。上謂王旦等曰。契丹征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至。上曰。然。可諭登州侍其旭。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卽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撫之。亦不須以聞。宣和間。女眞遣使海上。結約夾攻大遼。遂起燕山之役。是時未聞有一人以此事告於上者。

北人食麪。名餺飥。博托揚雄方言。餅謂之飥。齊民要術。靑麵、麥麪。堪作飯及餅飥。甚美。磨盡無麩。則飥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爲正。作餺飥字。

本朝父子作狀元者三家。安德裕與其子守亮。梁顥與其子固。張去華與其子師德。其後狀元之子登科者極少。且以經義改科。終道君朝。狀元考之無一家有子登科者。葉祖洽、余中、徐鐸、時彥、黃裳、焦蹈、李常寧、馬涓、畢漸、何昌言、李釜、霍端友、蔡薿、賈安宅、莫儔、何棠、王昂、何渙、沈晦十九牓。六十餘年。俱無子登科。豈天以大名已付其人。而其後不可復得耶。又祖宗時。大魁多爲相。此十九牓爲相者。一何棠而已。

椀盞盤合。見齊民要術。種榆鏟作獨樂及盞。十年之後。魁椀瓶榼。無所不任。種楸。盤合樂器。所在勝用。盌字見南史沈烱傳。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故杜詩云。早時金盌出人間。

江子一就梁武求觀祕書。李邕見李嶠。願一見祕書。南史。張纘欲徧觀閣內書籍。求不徙。爲祕書郎。三載方遷。

薛宣爲相。朱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留雲宿。從容謂雲曰。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顏師古注。言欲以我爲吏。東坡詩云。薛宣直欲吏朱雲。用師古注也。以上文考之。宣無欲吏雲之意。相吏、恐當作相形字。去聲讀。宣欲使雲觀四方奇士。意欲使之求人才用爾。雲不能爲宣擇材。乃曰。小生乃欲使我相吏。雲無意於世久矣。豈能更代宰相觀人才乎。

錢以文言。南史。武陵王曄。華林園射。賜錢五萬文。絹帛以匹言。姚察門生遺花練一匹。又裴邃納絹二匹。藉以挺言。南海王子罕取一挺藉。檳榔以口言。任昉餉檳榔。剖百口許。不得好者。簟以領言。世說。王佛大見王恭坐六尺簟。可以一領與我。

浙中諸堰。以牛車舟而過。顧愨之傳云。始立牛埭。以風濤汎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堰始於此。（車疑作拽。）

太守雙旌事。見唐百官志。節度使賜雙旌。韓退之易爲兩旗。侯之船兮兩旗是也。

周昌相趙王如意。如意爲呂后鴆死。昌謝病不朝。三歲而薨。賈誼傳。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二公可謂死職矣。

淮南厲王罪惡暴著。文帝屢赦之。已得親親之意矣。王卒不改行。乃處之於蜀道。非殺之也。爰盎乃以殺弟名動文帝。王既以不食死。盎乃建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嗟乎。盎忍人也。文帝又封厲王四子爲

侯。賈誼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此人少壯。安能忘其父哉。雖割爲四四子一心也。方厲王死時。惜乎誼不在文帝之左右。其後厲王二子果以謀反自殺。如誼言。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蒙梁之縣。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後安國爲梁內史。甲亡。安國曰。甲不出。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卒善遇之。李廣得罪爲庶人。屏居藍田山中。夜歸。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後廣爲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斬之。士方失意時。爲庸人孺子所侮慢。多矣。安國能忍。廣不能忍。其度量相遠如此。炎涼世法也。當以安國爲是。廣犯夜。尉守法。尉亦賢矣。廣後爲將軍。當取而用之。宜必得其死力。乃挾舊怨。無罪而戮士。何以爲將。此廣不侯之一也。

世多用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孔子世家云。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未嘗及子游。豈見云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贊辭非措辭也。按此條語意已見于前

李適之爲相。與李林甫不協。林甫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富國。適之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曰。臣知之舊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杜甫封西嶽賦云。主上本命。與金天合。則是華山爲元宗本命所直之方。人間皆知之。適之爲相。獨不知耶。信巫卜小數。元宗已失人君之大度。采金於山。亦非宰相富國之方。

古者朋友有義。非若近世專勢利。如柳子厚墓誌所云者。李陵降匈奴。武帝戮其妻子。而司馬遷會召問訴其冤。至下獄而其說不變。陳湯斬郅支。功大矣。一爲匡衡石顯所沮。其賞不行。劉向上書申理。元帝卒封侯賜金。衡銜前事。復以盜康居財物等事奏免之。又坐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成帝卽出湯。奪爵爲士伍。又爲王商所譖。奏以惑衆不道。非所宜言。廷尉趙增壽議無惑衆之罪。止坐非所宜言。免湯爲庶人。徙焞煌。焞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威行外國。不宜處邊。徙安定。議郎耿育訟湯。乃還湯京師。觀向、永、育三人之言皆切直。稱湯功甚備。痛讒嫉甚深。衡顯百計。卒不能殺。此三人力也。元成帝時。漢道已衰。公論猶有所伸如此。武帝怒李陵降。是已。不能存其妻子。以須陵所爲。遽殺之。亦忍矣。遷縱爲陵游說。亦無大過。下蠶室。虐哉。

爾雅。妻之父爲外舅。母爲外姑。今無此稱。皆曰丈人、丈母。柳子厚有祭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則知唐已如此。

莊子寓言。然有不可知者。其言人生馬之類。尤爲物化之怪。晉愍紀人生馬。則實有之矣。非寓言也。

今在職。許稱前官。著爲令。家語。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

富鄭公使虜。爭獻納二字甚切。後之議者。以爲二字不必苦爭。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悟。遂命其宰。自今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鄭公力不肯言獻。以此也。夫然非博學通古今。其可出

疆。

今銓格年二十以上。方許出官。州縣官以三年爲任。皆江左法也。宋文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州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孝武仕者。不拘老少。守宰以三周爲滿。齊謝超宗議云云。習宋代限年之制。甲族以二十登仕。陳依梁制。年未三十者。不得仕。見通典。

渡子覓錢。古有之。列子。人有濱河而居。習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

六曹尚書。讀作平聲。非也。尚訓主。主書爾。如尚公主之類。監當讀作側聲者。非也。當管此事爾。

箕踞。人多爲說。皆不甚詳。考曲禮曰。坐毋箕。爲其不敬也。唐子西箕踞軒記云。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偃僂蹐縮。其圜如箕。又云。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以予考之。惟注云伸兩足者爲是。蓋古者坐於席。無今之椅、橙之類。故坐則跪。行則膝前。是足向後也。傳曰。跪坐以進之。以是坐則跪也。故以是爲敬。若伸兩足則手據膝。故若箕狀。箕踞乃不對客之容。如孔子所謂燕居申申夭夭者。若偃僂蹐縮。則是畏懼不敢肆之貌。不得爲不敬也。今人坐於椅榻之上。猶欲箕踞。不可得也。自後漢猶皆坐席上。如戴憑重席是也。

千里駒。不特漢晉事。如梁王茂、邱仲孚、王規。後魏袁躍。後周張虔威。北齊崔昂。楊愔父常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生祠始于定國之父。郡中生立于公祠。後漢潛山人。生立白馬陳從事祠。陳衆也。廣都韋義、巴郡王堂、九

眞任延、武威張奐、晉之廣平丁紹、池陽令杜軫、梁何遠令武康。守宣城。及新興內史。皆立生祠。新安伏晧、唐義成軍袁滋、潭馬殷、吳越錢鏐、靈州韓遜。

滑稽。古今說不同。揚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應劭注史記。鴟夷革。是以皮爲酒榼。崔浩漢記音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語言辯應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殿學士。六朝時已置。此官。陳姚察爲嘉德、宣明二學士。

宋劉德願。孝武殷妃薨。與羣臣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爲豫州刺史。與羊元保棋勝。得宣城、李存賢博勝。得盧龍節度何異。

嶺外有果名撚子。三月開花如芍藥。七八月實成可食。結腸胃。小兒食多。則大便難。東坡改名海漆。言搗其葉。可代柿漆用。嶺表錄異云。倒捻子窠叢生。葉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方婦女多以染色。子如軟柿。上有四葉。如柿蔕。食者必捻其蔕。故謂倒捻子。或呼爲都念子。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甜軟。暖臟益肌肉。古訛捻爲念。今又訛念爲撚。大業拾遺記。南海送都念子樹一百株。付西苑十六院種。卽此花也。

嶺表有竹。俗謂司馬竹。又曰私麻竹。南越志曰沙麻竹。可爲弓。似弩。謂之溪子弩。或曰蘇麻竹。或曰蠶麻竹。今訛爲司馬竹。嶺表錄異云。沙麻大如茶盌。厚而空小。一人擎一莖。堪爲椽梁。正此竹也。又有勒竹者。棘之訛也。竹譜曰。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竹厚實。夷人以爲弓。枝節有刺。異物志云。種爲藩落。卒倒

根出大如十石物。縱橫相承。狀如繰車。一名笆竹。筍味。落人鬚鬢。錄異云。南土有刺竹。南人呼刺爲勒。自根橫生。枝條展轉如織。野火止能燒其細枝。嫩葉春生轉密。邕州以爲牆。蠻蜑不能入。

石栗出韶之仁化。他處無也。嶺表錄異云。廣州無栗。唯勒州（此州恐傳寫誤）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桃仁。熟時有羣鸚鵡啄食略盡。亦甚稀少。

嶺外風俗。多服毒藥斷腸草以死誣人。多死於所誣之門。常怪其愚如此。南州異物志曰。廣州俚賊。若鄰里負其債。不時還者。子弟取野葛一錢。鉤吻數寸許。到債家門食而死。誣債家殺之。債家懼。以物辭謝。多數十倍。死家乃收尸而去。不以爲恨。則此風舊矣。鉤吻、即斷腸草。又名胡蔓。嶺表錄異記云。野葛俗呼爲葍蔓。生如蘭香。光而厚。置生菜中毒人。用羊血解。羊食之肥大。

今言縣邑曰縣道。恐不宜連稱。縣自縣。道自道也。按孝文紀養老令云。有司請令縣道。顏師古注曰。或縣或道。有蠻夷曰道。

用驢磨麪。見六朝宋袁淑俳詩文驢山公九錫云。嘉麥既熟。實須精麪。負磨回衡。迅若轉電。

酒家揭帘。俗謂之酒望子。見韓子。宋有酤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令酸。以狗惡也。

用納音看命。見則天時。唐尙獻甫。則天時太史令。奏云。臣本命納音在金。熒惑犯太史。熒惑火也。火能剋金。臣將死之。果然。陰陽家用音徵。亦見則天時。嚴善思占熒惑犯輿鬼。則天問之。曰。商姓大臣當之。其

年文昌左丞相王及善卒。若呂才則不取五姓絕音。

同年生災福有相類者。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同日爲相。同出鎮。同再入相。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

漢高改婁敬姓劉。云婁者、劉也。往往以笑高祖臆撰。說文。貙膢祭飲食。漢書。武帝令天下五日膢注。蔡邕曰。貙勅俱切。常以立秋日還食其母。王者以此時祭廟膢劉、劉、殺也。言擊殺之時。又續漢禮儀志。立秋郊畢。始揚威武。斬牲。令郊東門。名白貙劉。以此考之。高祖之言爲是。不可笑也。

藍田出玉。世儒多以比物之潔白者。按初學記。藍田出美玉如藍。故名藍田。則藍田玉乃玉之青者。不當比潔白。又許慎說文。瓊、赤玉也。詩人亦以比潔白。如瓊花。瓊枝之類。雖退之亦以瓊瑰比雪。蓋古今沿襲不可不深考。

唐紀多書慮囚。本朝詔令亦多用。往往讀爲思慮之慮。故雋不疑傳。行縣錄囚徒還。顏師古注。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音力具反。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人姓名。古今同者甚多。且以近時論之。唐有蔡京。漢有王甫。唐獨孤朗傳。有鄭居中、徐岱、字處仁。嘉與人。于學無不通。見本傳。霍光傳。宣紀廷尉光。注李光。韓文有劉正夫。英宗時。臺官有趙鼎。王孫賈入市。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誅淖齒。周勃誅呂氏。用左袒之策。本此。

北人以乳酪拌櫻桃食之。撏言。新進士重櫻桃宴。劉覃及第。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盎。不啻

數升.

漢文欲任賈誼爲公卿.絳灌之屬皆害之.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疎之.其後人告絳侯謀反.繫長安獄.誼專以廉恥厲臣下爲言.以譏文帝.誼不懷前怨.而卒言待大臣無禮.以感悟上.此君子用心也.及觀袁盎爲文帝言.絳侯功臣.非社稷臣.且言臣主失禮.自是上益莊丞相益畏.絳侯常以毀我責盎.其後繫請室.諸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無心.其言正.故前不阿絳侯.後不遂非.誼不懷前怨.盎不遂前非.皆勃之幸也.

爛柯多用爲棋事.聽琴亦然.水經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既去.柯爛.去家已數十年.

曲江周府君碑.府君後漢人.碑陰載門吏皆云曲紅.古字簡.多借用.故以紅爲江.酈元不曉其義.載曲江縣.乃云昔號曲紅.又云.曲山名.以地勢考之.武谿自北來.自西入海.古郡城在其上.睨江水正曲.何名爲山哉.

春秋.穀洛鬬.以爲災異.水經載韋昭云.洛在王城南.穀在北.周靈王時.穀水盛.出王城西南.流合于洛.兩水相格.有似于鬬.以此觀之.凡州郡有兩水者.皆如此.亦常事也.何必爲災異.

嶺外人家.嬰兒衣.暮則急收.不可露夜.土人云.有蟲名暗夜.見小兒衣必飛.毛著其上.兒必病寒熱.久則瘦.不可療.其形如大蝴蝶.水經豫章逕陽縣.多女烏.元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際得之.與共居.生二女.

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令兒病。亦謂之夜飛遊女。由此觀之。乃暗夜也。

隸書。古今皆云程邈變篆爲之。水經涿水注。王次仲變倉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以次仲所易字簡便于事。三召不至。次仲履眞懷道。窮術數之美。則變隸不自程邈始。自王次仲始也。隸始于秦。然水經載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隸。又知隸非始于秦也。

袁盎之兄子種勸絲能曰飲無何。是姪字叔也。晁錯父謂錯曰。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公何爲也。又曰。吾去公歸矣。是父公其子也。

斬首幾級。謂斬敵一首。拜爵一級。請一首爲一級。見衞青傳注。今云取其人首級。非也。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收經史。以鏤版爲正。見兩朝國史。

物去其勢。豕曰猪。兒易牛曰犗。見佛書。馬曰馬。見五代史。雞曰敦。犬曰獶。俗語。

錢有字漫。見漢西域傳。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注。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卽漫爾。

琉璃。西域注云。師古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青黃綠縹紺紅紫十種。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明。踰于衆玉。今俗所用。皆消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

從官知州申監司止抑檢乃祥符五年詔知制誥觀察使以上知州止書檢見三朝國史
曆書七十二候唯桃桐菊言華至菊又言黃華桃以候婚姻桐以待鳳盛于二三月得陽之盛菊非得霜
不開盛于九月十月得陰之盛然則其他皆不可言華菊以黃爲正東坡已載朱勃之言
士大夫學佛不殺生固善事然其胸次所存鑄氣成金一念之間殺人無數至于政事喜怒有絕滅人門
戶者乃區區爲一螺蚌蜆蛤不肯庖宰而曰畏殺生云者吾不知也三代以來周公孔子行事何嘗勸
人殺物命哉特不暴殄天物窮極滋味而已祭祀賓客之資甘旨供養之奉有不可略者未嘗以戒殺
生故絕也孟子最明此牛羊何擇聞聲不忍食其肉之類其盡之矣
三命家言支干者見白虎通甲乙幹也子丑支也不當言干當言幹也夏正以平旦爲朔商以雞鳴爲朔
周以夜半爲朔亦見白虎通漢云夜半朔旦冬至者用周歷也
三命家行小運男起丙寅女起壬申其說往往穿鑿許愼說文包字象人懷任巳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氣
起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巳爲夫婦懷任于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
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小運起寅申蓋本于此亦三陰三陽之位也男必丙寅以丙
祿在巳女必壬申以壬祿在亥寅申巳亥之位立水火之盛也
李德裕窮愁志周秦行紀論謂牛僧孺身與帝王妃后冥遇證其身非人臣相懷異志于圖讖云云所恨
未暇族之若不在當代必在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賓于法牛李之黨如宗閔之徒則小人也僧孺無

大過惡而德裕恨之如此之深。亦過矣。至欲滅其族。則德裕乃忍人也。僧孺豈能爲篡逆。身死之後。子孫豈有反者。信圖讖而妄加人以滅族之罪。恐天地不容。鬼神不赦。卒死朱崖。未必非報也。開元中。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亦以姓符圖讖。子諒杖死于朝堂。亦報也。仙客不可爲宰相是已。加以名應圖讖之罪。則妄也。識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謂之自狂顛。言不能成事。何足畏也。終唐世無牛姓爲盜者。識又何足信哉。

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孟康注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天下皆以白金爲銀。其後云。造銀、錫白金。既造銀。又造白金。則白金疑非銀也。恐是金之白者。赤金亦金之赤者爾。金三等。以色之淺深爲別。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然爲二物。

漢文時日蝕。以爲丞相周勃所致。退勃使就國。宣帝時日蝕。以爲楊惲書所致。遂殺惲。成帝時日蝕。以爲相王商所致。罷商。

遂爲母子如初見左傳。遂爲父子如初見鄒陽傳注。

漢有甲令乙令。甲令見吳芮贊。著甲令以褒忠。乙令見張釋之傳注。

四至九卿。司馬安見汲黯傳。許商詳見周堪傳。

今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代其處也。

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爲中元日本事。詩云。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後果

如其言。乃上元。非中元也。

周禮。卿執羔注云。羔羣而不失其類。介甫云。羣而不黨。致恭以有禮。春秋繁露云。凡贄。卿執羔。羔飲于其母。必跪而乳。類有禮者。介甫前說。本于注而小不同。不失其類與不黨。則有間矣。後說則全用繁露也。魯直詩多用居然字。晉宋間語也。范堅云。居然許宗之請。庾敳云。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后稷詩云。居然生子。此其本也。

康熙丙申六月。借小山從汲古得本付鈔。其本已爲義門校過。茲再爲對校一過。廿二日午刻畢。

乾隆丙申九月。鮑氏知不足齋校刊。

猗覺寮雜記附錄

與洪丞相求序書

某蒙寵示隸釋略窺用心至到古今未有此學不傳久矣前輩收金石刻世不乏不專於隸也況究其字畫音釋哉非公好古博雅必不及此後學一閱心目曉然使上下數千年文章深健之風不泯其惠甚大別紙數字僕何足以知之謹當致思以助成書續奉聞以隸恐不始於秦亦不自程邈爲之先錄此一段去未敢以爲是也某嘗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辨證古今數百事目之猗覺寮記他日錄以求教儻以爲可則望數字冠篇首使信於人且託以傳永久也伏幸鈞照

猗覺寮雜記跋

朱翌字新仲。龍舒人。漢桐鄉喬夫邑之後。政和間。以太學生賜第。爲溧水簿。高宗南渡。祕書監中書舍人。與脩徽宗實錄。秦檜逐趙鼎。以爲鼎黨。謫居曲江。已而放歸。朝廷憫其飢寒。計貶所十四年。衣俸悉以予之。初流寓桐廬。愛茨廬山水。遂家焉。謫歸後。卜居於鄱。所著灊山集四十四卷。今已失傳。右雜記二卷。蓋在曲江時所著。方流離遷徙。索手無書。而能紬繹經史。探索百氏。旁引曲證而折衷之。亦足以徵其腹笥之富已。晚年自號省事老人。嘗作信天緣堂記云。天生匹夫。一飯前定。多圖未必得。坐視未必失。世豈有一門困於無飯者乎。其天懷放曠又如此。此本卷末題云。康熙丙申六月。借小山從汲古得本付鈔。不知何人筆。予購自文瑞樓金氏。乾隆乙未。以付梓人。逾年蔵事。甲子偶符。殆亦所謂前定者耶。丙申十月中浣二日。長塘鮑廷博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珩璜新論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張嘯天）

G一四三二上 徐朱